

建昌府志卷五十九 上

藝文紀 四記

南豐縣治記

明王澄南豐人

南豐自陞州幾百年州之賦爲石不過萬四千戶不滿三萬雖曰州其實邑也然民頗知服農畝僅以衣食自給歷年既久生齒日滋村落綿亘邑屋櫛比民不知兵歲在壬辰兵革忽起閭井焚蕩越六年壽光裴侯彥直來守視事二年而譙樓始克復舊已巳秋八月閩人受攻急乃以偏衆來侵州爲緩師之計樓復燬官舍內外蕩然惟儀門獨存吏卽之以爲治事之所明年正月漢陽程侯瑞來莅事徬徨顧視因諭於衆曰凡官守所以出政令督賦歛以理乎民也不謀更始曷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稱具瞻乃捐已資市材於素產之地揆日鳩徒首創公署其左幕長之司其右更衣之次列兩廡爲吏舍不三月落成繼治其後爲步廊如前之制又明年作後堂橫敞洞達比舊制又亢爽是歲冬卽樓之故基增築更甃高廣堅緻乃爲樓重簷復棟壯麗有加於前於是聽政有所宴休有齋譙樓下漏以警昏聩邦人稚耄易其觀聽莫不曰吾儕小人徒聞斧斤之聲而不知財之所自出力役之交作而民不知告勞是孰使之然哉侯選民之篤實能幹者徐輔俾董其役未幾豫章王君權來爲吏日克相厥事旣而金陵鄒君晉臣來爲判官吳興張君英來爲同知俱有贊佐之美先是凡州有造作有司稽其版籍之竒贏吏胥並緣爲奸以甲移乙民罹其害不

可勝言今侯不資於民孳孳焉不遑朝夕視之若樹已業欲以傳之子孫然其用心爲何如哉侯爲政廉謹不以一毫之私自黷凌晨治事日晏方罷隨事剖析庭無留訟他如飾館舍創郵亭造浮梁以便涉新坊巷之顏文廟醫學漫漶者增以鮮朽腐者易以堅不怠之役未嘗妄興威行愛立政清事舉可爲循吏也已

是宜書

棣華堂記

明宋 濂 潛溪人

盱江黃氏有昆弟之賢者三人曰松軒曰竹所曰梅庭松軒嗜學善屬文而於法律家尤深訓三子皆爲儒遂以子貴追贈泰和州判官竹所好談辨出史入經霏霏若吐玉屑人爭樂聽之梅庭獨淬礪力戰集有力少年陰授之擊刺坐作進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二

退之法且曰不久兵將起吾以嚮吾宗也松軒旣沒四方果大亂江右受禍尤慘死喪相枕籍孰不畏之梅庭同竹所聚兵爲屏蔽卒獲無虞及今四海平定而二君子且歸然老矣龐眉皓髮相映於殘山剩水之間自相謂曰同氣而生者三人伯兄墓木已拱所存者唯吾與兄耳春花秋月可不隨時而作樂乎於是日具蘧豆飲酒以爲歡人見其雍雍然和怡怡然悅似不可以後及取詩中常棣之語名其堂曰棣華松軒之子子邕請予記之夫常棣之時名公所作以親夫人之兄弟者也故首章有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箋者謂鄂足傳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二君子生於簪紳之

家漸濡詩書之澤兄弟之間下承上覆彰明光顯固無失於
詩人之旨然而兵戈之際各攜其妻孥西東竄奔視兄弟如
棄涕唾而二君子乃如形影相戀不使跬步之睽違則二章
所謂死喪之感兄弟孔懷者得不爲有合乎及至喪亂既平
之後從兄燕飲以洽其和孺之情朝斯夕斯唯恐不足則六
章所謂儻爾籩豆飲酒之饒者又不爲尤有合乎棠棣之詩
何其多與二君子類也蓋兄弟之情本乎秉彝無古無今同
一至理雖去之二千餘載固當無甚相遠也名其室以棣華
誰曰不宜抑予聞世之人有以桂名軒者矣有以椿名室者
矣徒欲歆豔乎科目之榮企望乎耆頤之年耳其於飭勵之
益則蔑乎未之有聞也二君子名堂之義誠可爲不令兄弟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之勸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道將於是乎在子邕位躋法
從爲時名臣而其伯仲又多能文辭子邕幸相率發爲聲詩
勒成簡編如唐之李父革葦集故事二君子升堂獻酬之際
時出一二章歌以侑觴人之聞其詩者寧不油然而興起矣
乎不知子邕又以爲何如也

遊麻姑記

明 鄒一矩 宜黃人

肝江山水最勝而名天下惟麻姑出城西十里緣山麓而上
百餘步有尋直亭又數百步有雲關嶺極峻山皆纍然困貯
益上斗折數百步至半山勢益高俯視諸山如龍首峰如赤
面石如從姑石皆帖然出履下山下有澗齧石南奔十餘里
其流石上者如平布而織組其擁石而下者如驅潮而捲海

前者未去後者湧至暴悍奇怪殆莫可名狀其聲細者如響
環琳如鳴球大者震撼林谷如轟雷直下數十仞俄有水垂
峽如懸河蓋所謂瀑布者其雄壯瓌異人以其尤爲麻姑奇
觀信然上有潭深黝而正碧有龍藏其中大旱祈禱輒雨濶
傍爲亭如枕流如垂玉如飛練如倒雪下上聯絡如貫珠皆
因水而名又上數百步有橋梁架石澗上石峽束水倒流
聲淙然特爲勝石澗有泉出極甘冽以釀酒尤佳名神功
然後稍上足行數里至仙都觀壇卽蔡經故居王方平來
會仙人麻姑之地其事具見顏魯公記觀旁有魯公祠及何
氏書房觀後有唐邵紫陽塚徑然如櫃中空相傳紫陽尸解
棺亦飛去獨遺骨節瘞壇上壇之外山皆迴環有聯若星拱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者有蠢若雲匯者有尊嚴若神人者舊有古藤七星杉皆已
斬伐惟存一松猶偃蹇如蚪龍可愛山上有仰高亭又有
齊雲亭一碑穹然立榛莽中下瞰城郭大僅如掌煙霧際天
其氣磅礴眩晃或黃或赤或青或白或紫或黑變幻不一遊
者皆飄飄然如騰空御氣而欲仙山後有霧應有仙羊有五
老有秦人諸峯盤擎八九里皆勢若犄角秦人峯與桃源相
直云秦世人避亂於此或仙者居之故名源中桃樹今猶有
存者又有碧連池在觀前今已爲田由麻姑十里至丹霞觀
山益峻險水益清駛有聲草樹益森翳多佳異觀有鐵鑄仙
像皆巍然所謂丹霞洞天者乃仙者所窟宅猶去觀十餘里
在山巔與萬壽峯勢脉相屬時欲窮其遊以日暮不果云

新城鄉貢題名記

明王崇南
崇南人

太祖誕膺天命奄有萬方卽位之初首建學校養育賢材以爲致治之本天下郡縣置學官弟子員有差使習經術文章律義筭數而責其成功故有科舉歲貢之制焉新城爲建昌之屬邑處郡之上游山川清麗生於其間者多俊偉之士文物之懿甲於他邑驗之於今槩可見矣洪武丁卯擢高科者三貢成均者五人則廬陵劉先生典教時也迨於癸酉丙子二科魁多士者又二人焉充貢者五人則銀河羅先生典教時也永樂初元遵太祖舊制癸未乙酉領鄉薦者且六人貢太學者三人則臨江賴先生典教之日矣先生以進士貢士皆有題名而黎川未有也於是請於邑宰施公文亮貳尹韓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公秉均判簿鮑公繼先幕長黃公仕祿鳩工刻石以紀盛事傳永久而勵後學詢謀僉同遂屬予記之予辭不獲因爲之言曰黎川之士掇巍科升太學者先後何其盛耶雖由山川人物之美學問進修之力實乃聖天子教育之恩豐廩饌以養其身免徭役以厚其家俾優游於庠序待其學成而試用之好爵以縻之重祿以富之膺專城之寄者有焉治百里之邑者有焉掌千里之教者有焉職秋官者有焉俱蒙聖恩而至是也然聖皇之恩吾儕之所共沾被也今而有官有守者固知報稱矣曰公曰廉爲忠爲義展幼學壯行之志攄致君澤民之心垂令譽於將來使觀斯刻者曰某也賢某也能竦然有所仰慕興起則繼今以往勒石其間者皆佳士也則庶

幾無負於國家育賢圖治之意亦無負邑侯臨河生靈
之情而且以勗諸後人云

江知縣平寇記

明何文淵廣昌人

正統戊辰夏六月賊人鄧茂七作亂於延平府之沙縣分遣
其徒攻劫鄰縣七月陷將樂八月陷清流九月陷寧化十月
陷建寧十二月陷石城而予廣昌爲縣東西南之三邊皆陷
於賊賊人朝發則夕至官軍無能禦之者都指揮方政於縣
之新坊里後屯嶺遇賊爲賊所攻官軍數千死者相枕人心
危慄攜抱避賊繼屬於道時新安江君敬夫宰吾邑乘賊未
至與民約曰老稚婦女移出避寇壯者守家營田禦賊於是
招集義士唐志謙等萬有餘人教習攻擊搏刺之法而製造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長弓藥弩鉤刀利戟以保障縣治人心奮勇悉聽號令傾心
委命無有敢後不啻子弟之於父兄也賊人諜知狼顧梟視
於境上莫敢深入復遣危留記率衆馳入賊巢攻敗其黨邑
賴以保全民無失業秋亦大熟明年己巳夏巡撫江西楊公
彥謐上其事皇帝命江君爲建昌府通判兼掌廣昌縣知縣
事實其功也夫兵家之事先聲後實當賊鋒方熾之時人之
報賊者或曰廣昌聚兵七八萬人或曰藥弩中人立死不可
治義士教練之精無不一當百賊人聞之皆膽寒蓋不待交
鋒而已奪其氣矣夫武夫捍將統軍討賊反爲賊敗視吾江
君寧不慚愧失色哉且廣昌居江西上流廣昌失守則南豐
南城撫州次第失陷爲禍滋大鮮有能禦之者以此言之則

江君之功宜爲江西平寇之冠予盱人目覩美事故記之

重創建昌郡治記

何文淵

宣德己酉春冬官尙書請以建昌府治暨守禦千戶所改爲荆藩殿宇制如其奏於時宣廟臨御以天下劇郡難其守廼命大臣薦舉京官中政聲茂著者爲之監察御史肇慶陳公鼎在薦舉之列奉璽書乘傳來守建昌至則聽政無所乃謀創建府治度地於城之西北隅厥地高爽背山面陽盱姥之水自南而趨東麻姑之山自北而環西府堂據於形勝之中堂之前築甬道道之南爲門屋二重屋皆三間堂之後爲思政堂又後太守公宇處其中二守公宇居於東通守公宇居於西推守公宇居東之南偏經歷司照磨所設置於府堂之

東西吏戶禮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左兵刑工三房立於府堂前之右以至庫藏司獄司吏胥之廨舍凡所當設者次第而列南北直深八十丈東西橫寬六十五丈繞以垣墉濬之水庸其創建規模大槩若此工未畢值今上皇帝嗣登寶位名陳公爲都察院副都御史降勅書命前監察御史濟寧楊公誼守建昌楊公至視陳公之所爲凡堂宇之未成者成之丹雘之未施者施之垣墉之未高深者築之濬之可謂完且美矣致仕山東左叅政南城李公永年謂予曰汝爲御史時與陳楊二公爲同僚二公來爲建昌汝又知之最深者二公爲府治其用心勤且勞矣盍爲之記夫爲政者固不可以無堂而政之得失則不係於堂而係之於人也陳公之至而吾民

之桀鷙者多公乃治最強者十餘而民始知法戒之可畏
駸駸然日趨於善德布其教條施其德惠而境內稱治楊公
繼之絕請託禁奸弊平徭役雪冤滯興學校厚風化振綱紀
除弊墜威罰之嚴若秋霜惠愛之施若春陽而民樂於康乂
矣其視陳公之政同條而共貫也識者謂吾民若久病陳公
如醫之診脈用藥既已去其疾之半矣楊公如醫之調護保
養而體之羸弱者康強而病盡去二公皆醫治之手也然陳
公既蒙超擢而吾楊公政聲之美彰彰在人耳目其得久留
於此乎吾之所言不隱二公之善者蓋欲後來之爲郡者居
斯堂治斯民不悖前人之所爲也故爲之記

新城先賢祠堂記

何文淵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八

浙江台州臨海陳君從熙由進士來爲新城令期月境內大
治以正身心持廉介爲教本以振舉風俗作新人材爲先務
是以令出風行無有違悖邑有先賢祠堂在文昌閣之東偏
以祀其鄉之先達唐丞相鄭公暉宋崇政殿說書李公泰伯
尚書左丞鄧公溫伯名儒呂公南公工部侍郎何公昇之嚮
也判蕭公雷龍狀元張公淵微元僉事胡公夢魁國朝工
部尚書黃公子雖禮部侍郎江公仲海乳源縣丞涂公欽凡
十有一人歲久祠宇圯壞爲政者恬不加意從熙作而新之
爰神有所瞻拜有庭蔚然可觀人心忻悅每春秋祭祀先師
孔子從熙自出俸錢市羊豕酒果以祀先賢祭畢與教官諸
生等飲於祠下坐談之間無雜言但曰爾鄉之先達若某之

其之忠節他邑罕有也爾諸士生於斯長於斯且之聞
之者熟矣得不思所以踵其後而爲國家之用以揚名於後
哉於是諸俊秀皆聳然而起有動於中而思企及焉祠宇之
修真足以激勸人心者也從熙有剗繁之材藩臬具聞於上
調吉安永新尋內擢山西道監察御史而祠堂未有記吾宗
禮科給事中舸齋先生屬予言以紀之且手書從熙爲政去
淫祠散廢寺之田與恤貧民抑豪強撫窮困杜絕請託日招
造士涂恢鄧時康王湛劉本中等講說經義凡十餘事予惟
撫其有關於政務之急者弁記之於此云

重修大覺寺碑記

何文淵

按廣昌縣志宋之中葉有古佛一尊自河流而下迤小溪而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上人以佛之人溪口處各佛流口所止處各佛流源縣令趙
彥博以其事之近異卽佛流口建大覺寺佛流源建永興寺
大覺寺創建之初佛殿僧舍極其宏壯僧人三百餘爲廣昌
大利宋末盜賊蜂起寺燬於兵僧亦解散故元之初有僧復
卽舊址而建寺宇然規模不及於前矣至其末世復爲兵火
焚毀洪武初有僧白雲復建寺宇背西面東以崇佛教然丁
兵戈之後財力消耗艱於創造寺極卑隘僧行清因之無有
增益行清之徒雲川碧川以寺不足以容僧衆闡揚佛殿乃
盡發囊篋餘資及募緣監察御史聶君侃等得財米千餘石
於洪武己巳歲陶瓦甃取材木鳩工匠大加創建移寺舊向
陰而陽前建金剛殿次爲大佛殿又次爲法堂然丁廢浩

財力不足經營數年竟未畢工雲川碧川相繼捐貲碧川
之徒無假無碍遠營無假之徒道成道虛道空道林協力以
歸前志棟樑爲虫所嚙者易之丹漆之所未施者飾之塹大
佛像羅漢像建樓閣以藏經典置鐘鼓以揚佛教厨庫廩圃
几寺之所宜有者靡所不備環寺之外雜植竹木滋長繁茂
清陰蔽空鴉鳴雀噪幽靜之地鮮能及此視昔創建之初尤
增壯麗僧無假求吾言爲記吾考茲寺始建於宋之盛時而
毀於宋之末世復興於元之盛時而焚於元之季世幸今遭
值國家承平日久始克修復其舊凡後之僧固當知前日經
營創造之艱難亦當知其所自也然則如之何亦惟上祝聖
壽無疆皇圖永固則茲寺永隆而無替矣是爲記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

廣昌縣重修廟學記

明劉定之

永新人

廣昌當宋南渡後析南豐之半天授興城等鄉爲縣以其道
通廣泐郡屬建昌故以名是時李忠定綱安撫江右爲之畫
壤置署而廟學近縣獄蓋播越南定經營猶未得全美也久
之徙縣治東止戈亭舊址周文忠公大書其成元末燬於兵
皇朝初更剝吏部尙書何文淵記焉詎今未久時康俗阜力
可克拓於是莅郡者謝守士元蕭貳守允恭臨縣者葉尹茂
高李貳尹拳師泮者卽教諭忠洎訓導段備王煥相與輸公
帑彙衆財以爲之於廟自殿而廡而戟門於學自堂而齋而
號房他如附於廟所宜有者宰犧牲藏幣器以及祀文昌神
祀鄉十賢莫不有室附於學所宜有者庋經籍錄以及泮池

圖之類亦莫不有所既踰前規亦甲旁邑始事於成化可
多夏落成於戊子春尙書之子秋官郎中喬新具顛末請予
爲記

觀德亭記

明何喬新 廣昌人

射之爲禮肇自上古備於成周而廢於列國兵爭之際自漢
以降莫有備其禮者我太祖高皇帝興學養士肇復古先哲
王之制乃詔天下學校皆立射圃每月朔望師儒帥諸生以
從事焉建昌舊有射圃在豐盈倉之西偏去郡學稍遠師生
習射者疲之天順癸未夏五月三山謝侯仲仁繇戶部主事
出守茲邦侯究心民事未數月政通人和盜遁奸革民用宜
之蒞政之明年侯視射圃隘且遠乃度地於郡學之西偏以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一

爲師生習射之所繚以崇墉作亭其中廣若干步深若干步
而扁之曰觀德以予爲郡人也俾爲之記予惟射者君子之
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攻伐其
法賓主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橫卻兼附弛張
之度矢有措挾順羽拾取之儀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
其容體必比於禮其節奏必比於樂蓋其儀文之備如此故
禮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
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周衰禮廢士大夫於觀德之射旣
莫之講而貫革之射遂專於武夫迨我聖祖祇遵先王令猷
講求其禮而行之天下將使爲士者復覩古昔儀文之盛今
謝侯又能擴射圃新射亭俾郡之師生有所從事蓋將納上

於禮樂中以其文武之材也其用心厚矣哉予繫官於朝未得與郡之諸君子較藝茲圃它日幸得歸榮姑山盱水之間聞郡大夫暨群彥講行鄉射之禮將與鄉之好學不勸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往觀焉雖筋力不能勝弓矢亦庶幾可以觀德矣姑記諸亭以俟

城隍廟記

何喬新

天下郡邑通得祀者惟城隍之神爲然蓋築土爲城鑿土爲隍凡以爲民之衛也高城濬隍固風雨捍寇攘必有司之者察民淑慝而禍福之非萬物而神者歟建昌城隍盱江志謂其神乃漢潁陰侯灌嬰考之於史侯起布衣佐高皇帝定天下該下之戰滅項羽東城而追之遂渡江平吳定豫章諸郡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凡大江之西皆侯提戈斬級所立功處生爲元功沒爲明神司此城隍而廟食無窮者非侯其誰哉廟舊在郡之西北宋紹定四年回祿燬孽郡人聶子述始遷於城南通會門內大平寺之故基元至正壬辰爲郡寇所燬明洪武十年知府王偁重建自堂徂基罔不畢備永樂二年知府潘榮仲因其舊而修之迄今八十餘年棟楹案椀漸以腐折甍斃丹堊日滋剝泐成化二年郡守謝仲仁謂廟宇傾墜不足以妥靈將事爰咨郡僚下暨有衆相與捐金楮市木石鳩工徒撤而新之易腐折爲堅良革剝泐爲端潔若堂若廡若左右司及三門凡爲屋二十間崇廣得宜文質中度又搏土以肖神像琢石以爲座別創虛白堂院使守廟道士居之肇事於是歲

月至冬十一月乃訖工焉侯則徵羊豕率僚屬告成於神闔
境民庶聚觀贊頌凡旱澇之變疫癘之興必祈焉報焉禴焉
將祀益虔靈貺斯答物不疵厲歲累登豐侯乃具廟之木末
遣耆民胡以榮屬予記之予以爲守土之職神人具依侯自
下車以來畱心庶政民旣大和又飾茲神宇用妥其靈所謂
惠於神人罔怨罔悃其古愷悌君子者歟乃作迎享送神之
詩遺之使并刻於麗神之碑歲時薦獻工祝歌之以侑牲醴
焉是役也贊其成者同知蕭允恭通判賴浩推官張安董其
役者府吏裘獻耆民陶益祖胡以恭也其詩曰神之來兮冷
然以風絳旂旖旎兮駐斯宮睭威靈兮有赫孚佑我民兮無
窮牲脯焉酒馨鼓坎坎兮瑤瑟和鳴神之所享兮在寅清哉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三

之將事兮敢弗齊明神旣享兮屏退風馬雲車兮倏何之姑
山之巔兮肝水之湄儼神馭兮嬉嬉神不我顧兮我心悲家
有雞豚兮野有秔稔神惠我民兮俾蕃以庶驅厲鬼兮錫我
純嘏春祈兮秋報歲復歲兮敢望神祐

中坊通濟橋記

何喬新

清溪之水發自閩嶺其始濫觴爾迤邐西北流合南上北都
大村遷善山谷諸流漸大至黎坊勢益湍悍至中坊愈大春
夏之際滉漾滴森匯爲巨浸魚龍水恠出沒其間人望而畏
之自發源至中坊凡八十里而後會於盱中坊距縣五里在
溪之東李氏世家焉李氏之先有德理者仕元爲福建廉訪
使事入國朝以來若靖州知州恒刑部主事瑄祁陽知縣翰

皆其族也凡南上諸里有事於縣者及縣郭士民欲適諸里者皆由此出每歲霜降水落李氏架木爲橋以便往來者至春夏則無所用其力有不得已而冒涉者往往沒溺主事之兄志榮以納粟補散官志榮之子拱奎憫人之沒溺欲作石梁有志未就而卒其妻魏處士愈明之女也孀居守節且曰吾夫子志不可以不成乃斥賣粧奩節縮用度僦工伐石跨溪爲橋長百有二十尺廣十有三尺下爲石墩四以疏悍流又以俗稱水恠能鼓濤以壞橋乃作屋其上奉觀音大士像以鎮之經始於宏治庚戌九月至壬子二月而迄工焉凡用白金七百餘兩知縣高郵何侯瓚扁其橋曰通濟魏命其夫姪某求予爲之記曰先夫有利人之志而不遂橋之設所以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四

成其志也先夫不幸死無子恐遂湮沒敢請先生之文鏤於石是先夫與未亡人不朽也予謂魏發居自誓之死靡他已足爲賢矣又惓惓以成夫之志而求以永其名不尤賢乎嗟夫爲人妻如魏者可謂無負其君子矣乃爲之記

雲峰別墅記

明羅倫永豐人

遡臨汝而上盱者千里山水名天下最善者三焉在臨汝踈山最善浮屠氏之宮也在盱郡王城最善親王之所遺也在廣呂雲峰最善古今莫能知太守饒公秉鑑始主而居之湖西羅倫過而顧焉樂而不能去其右則吳玉芮之軍峰也其左則鎮縣之金嶂也其前則壺公之紫霄也其後則南霽雲廟也尊者如帝罕者如臣比者如友橫者如屏卓者如筆簇

者如臺殿闕者如城屋湧者如波濤驟者如馬翼者如鸞
者如獅象蹲者如虎豹蜿蜒者如龍蛇繪如削如鑄如琢如
神施鬼設不可名狀雲霞往來變態翕忽合而名之曰雲峰
焉貯水中注迤邐抱如不欲去易之爲雲溪雲溪之東兩
澗夾流爲雲澗支隴旁峙翼澗而出乘雲溪而止爲雲岡雲
澗中巨平田沃壤可本七百畝依地城池形若環壁爲雲池
梁池而入池上爲雲門門內通渠泉聲琤然嘉木異石雜置
左右爲雲渠有堂翼然臨於渠上爲雲輝之堂合雲峰山水
之輝也堂後爲寓樂寓形宇宙之內而樂於此也爲安晦祠
顯而居晦非安不能也祀先之堂爲昭孝繼述之善禔薦之
誠昭其孝於祖考也雲消日明重門洞開雲峰衆奇雜然前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陳於几席之下矣合而名之曰雲峰別墅焉夫雲霧成章天
之文也山水成奇地之文也仁義成德人之文也以地之文
合天之文雲峰山水之奇也以人之文合天地之文然後可
以主雲峰山水之奇也於戲有常者此山也無常者此人也
有常主乎無常主乎主乎常斯文而已若尼邱之常主於孔
雲谷之常主於朱是已主人曰善吾而今而後知無常之爲
有常也於是乎書

建昌府學記

羅倫

古之學者義也今之學者利也學學所以爲人也人者天地
之心也五行之秀也學以成之人之義也先王之教也古之
學者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長幼焉學之爲

以...巡撫夏公時正見而是之命師立其道
命弟子從其教命太守終其事命倫紀其成

建昌府重修李泰伯先生墓記

羅倫

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亡與天地並久日月
並明其惟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
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
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創書院其下學者千餘人南豐曾子
固其高弟也范文正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名爲大學說
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瑱立興文
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堃更其堂曰思賢右立財江書
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翼日有白於
府曰盜發先生墓良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啟壙視之二大
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公贊
以請命下立祠塋南名曰景賢賜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
又募閩石工大營塚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
一深視廣倍之中甃加聖外固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
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
年矣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者蘓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
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回視烟草中塚
纍纍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
驪山之錮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會幾何時

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纍繫者曾不若也方其
生也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
保焉先生以蒞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
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固
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生之風者

讀書巖曾文定公祠堂記

明 李東陽 茶味人

宋曾文定公子固居建昌府南豐縣舊有書院在縣東奉朝
坊後因以祀公寶祐中郡守楊瑱建祠迎肝門外叅知政事
陳宗禮爲記元統初公族孫元翊祠於臨川虞學士伯生爲
記季世兵燹無復存者國朝嘗建先賢祠於南豐縣學公實
與祀而弗專也景泰間訓導汪綸始卽河東麓公舊讀書巖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爲亭名之曰曾巖祠亭成化壬寅無錫秦君廷韶來知府事
慨其祠宇卑隘乃命知縣李昱相地鳩物卽巖之東而重建
焉背山爲堂堂左右鑿石闢地爲東西廡前爲門屋屋之前
疊石爲洞洞之前因危石爲階五級下屬於池池之出爲橋
以達於衢其旁則別爲亭亭右折數步則書巖故池也甲辰
之春工始告畢於是命公子孫領祀事而時謹視之謂不可
以無紀奏書京師請余記夫所重乎立言者必能明天下之
理載天下之事理明事載以翼聖道裨世治君子因有取焉
其餘則蒐鎖蕪祿無益乎爲言矣若縱橫權謀異端之說其
妨政害道又可論乎古之所謂著述者自六經迄於孟氏其
韓子不免詞章之文而所謂翼道裨治則有不可

時以文章鳴者數家予於曾文定公獨深有取焉蓋其論學則有持心養性至於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於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無有弗備皆會於古帝王之道與治而凡戰國秦漢以來權謀術數之所謂學佛老之所謂教一切排斥屏黜使無得以亂其說者其所自立非獨爲詞章之雄也且韓子去孟子已數百歲無師傳授受之緒其言之立世固以爲難公之生又數百歲而獨見趨詣去邪歸正於治有裨而於道不爲無翼則其言愈難而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有司祀之孟子而上無俟論已予於廟之祀得韓鄉之祀得歐陽諸公之賢固天下之所不可闕者而况其鄉哉而况其子孫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也哉楊瑱興賢之心元翊尊祖之義於今殆兩得之而獨無宗禮伯生之文以紀事垂後予於公亦不能無愧於茲祠也秦君廉謹士好古而文於其所嚮可以觀政矣

羅氏興復磁龜舊業記

李東陽

翰林侍讀南城羅君景鳴旣興復磁龜舊業乃自敘其事請記於予其畧曰磁龜者有石蹲於溪心若龜然其石磁石也在南城南八十里其地多重岡復嶺比阻芙蓉峰又北爲臨川西阨連珠峰又西爲宜黃南連都軍屬於南豐之境東則靈峰北迤中通一徑以達於南城實四達之會也其產多穀間出爲赭堊爲石脂雲母爲礦爲蚌或孕而爲珠故其民有以自食且能食四方之來主者唐宋以來戶至乎四百畧肆

至七十樓觀相望絃歌之聲。經吏部齋縣令牒者嘗一日
至二十餘其盛如此元季。其繼以時喪家靡孑遺齒豁
枕籍灌莽蒙翳鬼嘯於木虎。水交於野過者惻然恐之
國朝永樂間吾祖耕隱府君始披荆棘立門戶招集逋徒吾
父封編修公益勤安集於是土著者僑寓者販者游者曰源
源相續而舊基遺跡猶漫然莫之省也。圯既有名籍大夫士
道吾地者去郡邑遠甚案牘胥隸不可不爲之所以是爲館
於衢之北曰駐驂其南曰寅賓堂室庖寢食之具俱給之
役若驛舍然寅賓之北四十武折而西爲御書樓樓之南爲
坊於門曰翰林者吾先世之所居也登於斯樓則連珠諸峰
之屬於芙蓉者舉目而盡下極蒼翠爲石嶺峽水東流其中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舊鑿壁爲磴緣而爲徑又跨峽爲逍遙樓樓下爲門西出爲
里之委巷駐驂之西築土爲堂墜上爲迎暉樓當里之會其
東爲解元坊坊左右爲鼎新復古二亭又前爲市區區之外
爲橋南折竝山而東三百武登坡之上爲義倉爲圭峰書院
又東二百步跨溪爲龍門橋橋之上爲屋十七楹中爲濟川
樓又折而北二百步兩山復合於是爲迎恩亭亭之西迄於
逍遙之東爲門六皆跨於溪爲樓五跨衢及橋者各二凡衢
皆甃以甃石凡坊與樓皆塗以丹雘雖稍復其舊而實有舊
所未備者焉既又曰此吾祖若父之志也而圯也繼爲之圯
也之子孫又繼爲之則前日之盛可復也。而衰衰而
復之於盛者不可以不記而記之者。天下及後世

之言猶不記也吾之里其亦有遭乎予聽其言察其意若將以屬予者因爲之嘆曰天下之盛衰相尋於無窮此理與數有不得不然者而亦存乎其人焉故屯與豐皆有亨之道而非道焉則莫之亨也昔人以洛陽各園繫天下之盛衰然則一鄉一邑亦關於世運者國家一統百有餘年休養涵育不深至厚故凡遐陬僻壤往往與都邑相類建昌東南文獻地其關於天下也固宜若磁龜所自爲盛則處士之孝友封君之勤儉然非刻志勵操以文學鳴世如吾景鳴者亦烏能善繼而肯構之其盛如此哉且蔡邕作魯靈光賦十年不成見王延壽所作而爲之輟翰蘓子瞻欲述錢塘風物見晁補之所作而爲之閣筆予何以加於景鳴哉則景鳴之言雖謂其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自信於天下可也羅氏之子孫觀今日之盛而思累世興復之勞未必無感於斯焉因畧爲詮次俾刻之貞石以建於所謂磁龜者是爲記

預備倉記

明本府 秦 夔 無錫 知府

上卽位之二十年海內無事民物豐熾天道惡盈咎徵繫之是年夏秋陝右山西河南北皆大旱種不入土環數千甲內民饑相食壯者流徙斃路道路不可殫數守臣走驛馬告饑聖心靡寧遣使齎御府金帛及割東南上供米動數十萬往賑卹之冠蓋相望閭又咨詢在廷求所以禦災之術於是二大臣交章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

冗官墮吏頹弗事事蕺下罔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
重民命之意請下有司督察徇名責實庶臻實效制曰可遂
下御史堂督畿內并在外藩臬以及州若府大小諸臣罔不
慄慄奉行而建昌實隸江右統邑有四惟南城爲最鉅生寡
食衆而備荒之策尙有愧焉矧茲城舊無倉基率寄困於府
軍儲倉之左卑陋狹隘非久計夔以成化壬寅待罪是邦嘗
有志興創未果至是懼無以稱上德意則謀於同官西蜀曹
君文瑞河間傅君廷用姑蘇陳君一元暨邑令余濬又上其
事於巡守藩臬重臣咸是其議乃悉出庫藏現費易穀於民
得穀以石計三萬餘視舊儲在倉者加三之一焉復卜地於
城東學宮之旁宅高面陽清明曠巨於倉之址爲宜遂立方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位商功力集材鳩工建是崇構帑出於官一不煩民懼騷擾
也又擇才幹大姓若雷昱輩董其事晨作暮輟不亟不徐經
始於夏四月乙巳越八月戊申訖工凡爲屋若干楹高墉隄
戕邃宇觀深既固既堅以克永年而南城之倉遂甲於他處
落成之日米穀雲集千夫荷擔我倉斯盈於是鄉民耆弱繼
觀或咨嗟太息感皇上所以安養元元之惠且請爲文勒石
以示久遠夔惟天災流行古所不免惟上知之君能稍變於
未萌圖患於將然廣儲蓄節財用以備不時之需故雖不
而有水旱之災而民皆含哺自若如堯舜之世是已後世之
君不知務此惟厲民自養至有賦間架陌錢入於瓊林夫盈
而視民間有無漫不加意卒之變起肘腋爲天下笑矣皇仁

如天囚一方之虞遂憂及天下惴惴焉惟民食是慮是圖若
揀滿球焚之急實宗社無疆之福祈天永命端在於茲而斯
倉之建乃其兆歟雖然天下之事久則玩玩則弛弛則繼此
而往所以時察屢省而務臻養民實效者又在吾儕之所當
其勉不然苟具文書以爲塞責計則豈惟有負於今日聖天
子之休命抑亦貽曠官之羞

西城義塾田記

明何虛新城人

社有學古道也學有收心養性而明倫又古之教也是故一
鄉之蒙咸養正於是則一鄉之善士在是也雖進而爲一國
之士天下之士一養正於是矣然則學之在社其可少乎哉
乃若太學之制士有常廩師有常俸一皆於公焉取給此其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經久而不廢樂趨而不厭者勢然也鄉社之學在公既無費
出之典在位又尠作興之人則其貧不能致師者必至辜子
弟之秀而流爲他道之歸誠可爲於邑也且下而處豐豫者
唯知私厥子弟欲其藻斧詞章以取青紫涉獵書數以樹門
第其視古之所養殆懸絕也甚則溺於荒僻雖子弟之學否
弗知况其餘乎迹其學以義舉而好善樂施余於楊君振邦
父子見之矣昔君未捐館嘗建義塾於居第之西溪歲久漸
廢一旦厥嗣嵩曰社有倉所以養民生吾先君固行於昔吾
亦繼拓於今社有學所以養民性吾先君亦行於昔而廢於
今也可不遂其志乎遂鳩工掄材卽更置於社倉之南未幾
斤斧收聲規度具美乃擇明師以爲教講授有廳學徒有舍

游息有亭盥濯有池有浮梁以出入至於饋食束修之屬則
又有田若干畝以備用條列碑陰示不朽也繼今以往鄉塾
之中無貧無富無疎無戚皆得養正於蒙矣他日脫或以善
鳴天下伊誰之賜歟嘗聞范文正公之尚義也凡公之所欲
爲及公爲之而未盡者忠宣具副之故至今釋流鄉族名薰
簡冊猶使人嘖嘖嘆賞不置吾姑舉以相望特記之以爲風
教勵兼使養於今日者自驗於古何如也

重修安濟橋記

明 夏良勝 南城人

建郡當盱水涯合黎以委於汝自盱泝黎而上源出閩嶠其
中滄蓄處曰黎灘昔爲鎮後置新城縣土沃以衍民不出遊
貨而自裕故易動以義且多更良吏治百廢有舉無壞近治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二

自延祐間建二橋上曰通濟下曰安濟相去止二百武永樂
間安濟橋壞以有通濟弗爲意正德末通濟又壞民甚病之
代以舟渡華容蕭子執夫來令視民之病濟由已也詢於衆
而鳩工集事乃垂成潦水暴至衆僉曰是當峽溪束水而衝
撼激射若非安濟下流行緩先成以壅之懼弗底績蕭子是
之求安濟遺跡以有事雖煩費不以勞息惟永逸是圖工及
半蕭子被召命去天台葉子敬之繼政猶夫蕭子也倡以已
俸之餼重以士大夫之助適青湖汪子擁節按治而輸庸聽
以度支獎掖用成凡爲石墩九甕八疊鸛木高二十尺甕架
梁木修四十有二丈廣二十尺梁中建亭三左右翼覆以屋
爲楹三十有七兩涯闢塗道東築城門一西築堤以捍

嘯延數十武縣者何基鈕鶴介鄉進士王汝學請記楊以無
忘令德余往者謬屬典銓擇吏是職而常載筆志局於新境
宦蹟得陳君員韜者民愛之而蒸嘗弗替近若蕭子又生陳
君之鄉有不出戶而得師者固予選而任之意嗚呼末世吏
職苟偷友道衰喪樂已而遺人之憂專已而害人之成者何
限乃若蕭子深切行人之憂葉子懼墜前人之蹟交濟其美
豈惟吏職稱治亦友道之近古若夫蕭子屬予薦稿而去葉
子屬予銓法而來義不避役獨紀橋成而已哉蕭子一中葉
子良佩執夫敬之其字也

義士祠記

明王 冀 金幣人

義士祠者野高阜曾氏祀其鄉義士鄧景祥也元末亂曾伯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遠以其族曰保景祥時在部下伯遠奇其勇智遇之甚厚
景祥感泣誓以死報會鄉有黃長者通閩巨寇龔某伯遠惡
之與絕婚長忿殺曾數人伯遠遂計殺長其黨請報於龔龔
爲提兵入境欲滅曾氏勢張甚不可禦危在頃刻景祥曰吾
死所也爲伯遠解茲禍死何惜焉乃挺身直往龔壘給之曰
我伯遠也戴頭來矣餘何罪欲屠之龔義其言卒殺景祥引
兵去曾氏得不沉其宗者景祥一死力也明成化間曾之傑
曰用衡者感景祥之義倡於其族之人曰徵景祥無曾氏矣
今日繁以大無慮千人業詩書而列衣冠者相望夫豈自耶
而景祥尙弗祠可不可也遂相與立祠以祀焉夫不祠而
而死於義之難景祥之死以報知己俱全其宗

自脫孤存趙者其義相似然而二子者史冊傳之至今赫赫人耳目若前日事景祥之事史終能傳之繼二子不磨滅否傳不傳未可知而廟食其鄉與其土相長久則景祥雖死猶夫生也景祥當日之死惟知有義其於後之祠不祠豈其所計而用衡祠之亦自盡夫報德報功之心而少以慰英魂於地下其亦可謂義舉已正德十一年冬予過高阜得造觀祠下竊嘆夫景祥一匹夫耳而能見道分明殺身取義凜然霜雪爭巖彼有立人之朝高爵厚祿受恩實深及遇國難乃狗鼠求活恬不之恤視景祥亦可愧矣夫景祥之死之功雖在一鄉然可使天下後世聞其風者皆知所激以起其忠義之心國家綱常實惟賴之其功固有陰被於天下者則其祠豈獨宜其鄉而已也今而後將不有廣其義以大其典禮者乎曾之族人聞予言重有感也請遂記之而鐫之石

新城縣修築環城記

明王材新城人

新城名邑數百年然未有城正德壬申始議城越五載城成已卯圮於水閱四十載茲始克修乃城南再成而閩寇至城之爲功邑諸紳士父老咸願紀李君之蹟鐫石以志弗忘初李君之議修城也群言鞿轄十不一然當道亦持其議不下歲餘閩寇薄南豐李君糾民揚兵爲備奮然曰警已及鄰如惑衆言是泄泄以待蹶也今必修城衆猶依違君任其怨弗撓當道亦報可乃簿民產力平其役俾之自營且夕躬閱之亟戒其成戊午春三月肇工又七月畢工僅浹月矣

寇殺其主簿欲至新城邑吏民弗爲意也九月戊寅寇旦抵城下有鼓刀於南門者望見之急與其子閉城門控以屠杙寇見門閉轉而掠城南焚百餘室明日復至攻城城上人以虎箭射卻之趨東門投以火燔城下屋不得進又明日寇驅所掠男婦數十口退二十里爲營責其贖君有事試闔自會城歸道聞寇兼程夜入城撫安百姓晝逐寇寇聞君歸當道檄諸援兵亦且至乃復退十餘里保山寺中君遣兵追之寇殊死鬪殺數十人寇亦前卻失勢乃縱所驅婦女遁歸於閩寇既退士民皆涕泣誦李君功謂非君則城不克修非城則寇不克禦今日父母妻子室廬器貨得保以生全者李君之賜也使君苟避怨而諉後患則猝至之寇不警之民蕩然罔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愍忠祠記

王材

嘉靖庚申廣兵叛於閩由泰寧出江右建撫守備王址禦之於新城之德勝關死之先是建撫無守備丁巳戊午建撫寇連犯南豐新城巡撫都御史何公遷乃奏設守備以饒州人初爲郡弟子員屢試不第襲其世爲所千戶何公愛其才

為區署指揮僉事守備建撫時二郡官吏不習與守備處址
雖以部指揮體統行事而自郡推官以上咸以右僚易之川
亦負氣積不能平諸軍資郡邑不時給址以家力俟之址時
遣人偵汀贛賊為備當道或斥為好事閩連歲有海寇調集
諸道兵巡撫都御史劉公肅夙以才勇自命至閩盡罷各調
兵津遣弗給東廣兵遂作亂陷閩清掠延汀建邵諸屬縣謀
至址自建郡趨新城新城令湯君建衡待之獨不失禮令與
址議城守址曰我領方面任如令賊得至城下為公憂何以
我為公嬰城我帥兵扼諸境上必卻之以典史徐洪亥統新
城兵為前軍建昌千戶所千戶劉兆元為左翼百戶戴權為
右翼址為後繼據礮頭山南馬嘴嶺賊至新城兵與交射址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麾左翼進劉千戶兵輒潰右翼兵從之賊見左右兵潰遂四
面登山出新城兵後新城兵與賊搏戰殺傷賊二十餘人賊
殺傷我兵三十餘人典史被劍走免址用藥矢親射死賊首
一人還顧其眾亦皆散走急呼不得復聚且郤馳入德
勝關賊隨入關址奮刀殺二賊奪我兵鐵鈿又擊死三賊中
標鎗墮馬復用鈿步擊死一賊仍上馬馳至黎家灣中標鎗
者三遂斃賊斷其首剖其腹為戕其渠帥也然賊氣遂不振
執土人導西向之路擄載百戶以去賊自閩清發難所過焚
掠殺吏民無能禦者獨新城兵與為敵而址以一人殺賊數
人又殲其渠故不復覬邑城城空而免禍址之功也址既死
而郡中以其前敢抗已欲且以為過惟湯合力持之余時曰

南都以秩滿過家行及撫州家馳書報其事余乃抗言於湖
東巡守諸道人以死捍難而掩其功若公義何論既定巡按
御史以聞天子哀之贈址都指揮使加其子廕階二等而新
城士民感守備忠勇損其身易一方之難共立祠祀之湯令
誓死守空城與之同患重哀之貲所不足令助其成已而都
御史滁陽胡公松來撫江右聞址死事傷之亟下邑議立祠
行且疏於朝時祠既成湯令具碑以胡公意屬余書其事予
於守備之死欲有以著之久矣今四方多事殉忠體國者宜
樹風之不敢後邑士民湯令之義胡公之惓惓固以爲報尤
以爲勸也以死勤事古記具存矧賴其殲渠以全城邑謂之
捍患其誰曰不然中丞公誠以士民之情聞於當宁嘉名之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錫惟國之章則又不特昭士民之感而已也

胡公祠記

王材

督撫江右少司馬御史中丞滁陽胡公奉名入尙書轉左司
馬贊本兵肝江郡士民仰公功德懷戀靡所寄願托諸祠祀
著不忘郡守雙橋凌公觀衆志之莫已也道謀之滯成也曰
志在士民任在我白諸憲臬崔公特樹公生祠於麻姑山之
上山郡望也江右所統郡十有三縣七十五公之功德靡不
被何肝江獨祠感之切者念之深也今皇帝御極四十年江
右稱無事比歲潮汀寇起乃連入江右殘掠湖東西殺文武
官吏濤喧全塞莫可疏漫而閩中以海警調兵時亦叛亂擾
吾境天子憂之詢於在廷疇救寧之寄僉以屬公公任

右使詔晉公中丞特賜公兵符趣公就道時建昌撫信吉臨諸郡寇毒方棘公自浙江來卽疾趨撫州分命將卒還驅迭擊所向賊輒不支進駐建昌諸賊咸敗遁出境乃建白立中東西三大營於南昌建昌吉安三郡而各道諸郡亦皆置兵首臂連絡夾倚互援申諭境內比閭族黨團結保伍並習守望名之曰親兵導使親也於是寇至始有備乃建諸邑未立城池畫糧賞備械器表勵諸死事者增設將領舉韜傑而黜其庸鴛江右戎政井然赫然改前觀矣而又汲汲念諸被寇之地創殘困踣卽未被寇者亦徵集頓疲力請減免闔省稅糧動戒郡邑以無科索將卒競競罔不奉禁令無敢侵暴值諸邑大水疏奏江右連年兵火疫厲人民愁痛無以聊生又

遭泂水稅租無出凋瘵之骨不堪椎併疏詞懇激讀者垂涕天子如其言獨復有差江右所共承於公諸大惠若此方我盱四邑劇寇紛午幸公經臨始各遁去未逾時有青粵閩贛三鎮合剿潮賊公當防遏要害復馳節駐盱自冬徂秋爲日益久中間守禦之分布策應之調遣餽賞之運給文武官吏輻輳而承事而公於綿繡續迫之中未嘗一息忘其省約寬恤之仁斯民親見公慈儉之實而獨深沃公節愛之厚旣賴公驅攘之烈而又感公鎮定之功霽雨平施靈亢者稟沃滋著熙隅普運嚮明者得照爲久是以盱人自村原至於塵市白支邑至於郡城自庶民至於學校至於縉紳罔不同辭恬戴共圖尸祝以報公功德於無窮諸縉紳諸弟子員旣幸凌

公爲樹其祠則又謂余言叙其績余盱人也炳衆志而陳信
分也重之以詩曰江甸雄藩控引閩粵盱爲南疆汀漳惠潮
山蟠谷綿蛇丞厚藏始歲丁巳入我支邑我用弗康迨於庚
辛克蠻叛卒氛焰披倡我湖東西村灰邑鏢血漬原罔帝爲
惻然詢謀節鎮簡在廷揚允允胡公受命有赫威猷振張爰
自錢塘誓衆長驅指我建昌先聲實應群盜解靡我武斯揚
營興保絡官鄉竝作戎政皇皇逆璉肆亂群渠漚蔓播毒流
歟帝命粵臺嶺閩三鎮滌彼兇狂命我江右保要固圉橫決
是防公再臨盱嘉平駐旆履及嚴霜以大聲援以精策應以
杜蹊近選才拔能旁芟後摘卒掃櫬槍於惟我公義畧奕奕
仁風洋洋次侈崇約二簋用享民罔躓僵文武吏士率式所
萬古瞻薦俎豆馨香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重修九陂記

南豐人

自阡陌開井地廢先王疆里之法溝洫川澮之制不復見於
後世而農之水利敝矣陂塘者所以拯其弊而興其利也是
故良有司重之南豐九陂在太平鄉三十六都劇河之下唐
開元中縣令游侯劄也陂凡九修而成故以九名近代又隄
之官陂凡各鄉都有陂皆土人修之而此陂乃藉官府之力
故又以官名蓋其發源最遠合衆流滄瀟汗蕩至於陂河水

視侯名籍早字師謨海寧人併記之俾鐫諸石庶後人知是
以之所以創所以成也

重濬學溪記

明何源廣昌人

廣昌學溪發源於金嶂之麓一自北門堰入關遶學宮之左
一自堰下沿城東注入於江其龍崗之麓山水聚渠流入禪
師橋紆迴出學店後遶其右會泮池合流出東關與沿城東
注者同一道此學溪內外之所由適也嘉靖甲辰歲闢通賢
門於學宮中嚮前峯獻秀樓堦翼翼稱奇觀議者謂城溪流
有斜牽而無環抱其故道在社壇之旁宜從中鑿月池以瀦
內外之水縈流至社壇自東而南轉於西又自西而轉東注
水道曲折襟帶斯不謂金湯全盛矣乎僉是其議於是居民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某等各以田塘助溪邑之縉紳士庶各以貲助工役規模底
定水循故道此嘉靖乙巳之所自始也厥後貲匱衆攜溪流
日涸故道漸有乾沒歷二十年餘無有議復學溪者會源告
謁里居私竊嘆之一日庠生某等造源請曰天不人不因人
不天不成天人相胥爲用久矣我廣昌學溪未濬之前人文
湮鬱既濬之後擢巍科而躋膺仕者彬彬然盛也若是乎氣
機之相爲感召乎圖惟厥終誠不能無待於今日源曰有其
舉之莫敢廢也亦爲之而已矣然事貴亟圖圖亟則乘會事
貴協謀謀協則起乎事貴一守守一則曉息持是三者於濬
溪也何有諸生相與協謀蚤夜圖所以爲濬溪乃以其責該
重於源源領諾出方冊題辭以風動乎好義一時響應遂以

督治屬某等測淺深之宜度緩急之故諸所經理皆務爲久遠計而非炫飾觀美者經流之處其內兩涯輔以磚石左計若干丈右計若干丈其外要衝累石者不可數計月池周廣若干畝沿溪堤岸若干丈而北門石堰並加崇焉計費捐金若干工始於隆慶辛未十月明年二月壬申告成諸士屬源記其事源曰是殆未可記也春霖新泛衆水會歸脫有決嚙之患可以一葦障之乎蓋俟諸數年洪水果數溢民甚苦之獨學溪內外得勿壞固氣運亨嘉亦人力之備至也月令仲秋水涸今時已仲冬水色天光相爲掩映自有學宮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大觀者諸士復以記請源曰重濬學溪之舉順天道因地宜成人能三才之理備可以已矣是冬令蔣侯創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一

敬一亭尊經閣名宦鄉賢二祠上舍某砌月池石欄杆若干丈信學宮之有遭也因併記之

聶文定公祠記

明朱大器南城人

衛國文定公聶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宣偕厥嗣鉉鳩族鼎建以祠公者也公宋人諱子述登紹熙進士累仕吏部侍郎出帥西蜀跋歷底績封國於衛致政歸值邑盜變朝儀將屠城公單騎至麾下力陳民寃遂獲免載在郡志可考也卒謚文定勅葬於邑之龍塘里建無極菴以祀嘉靖乙未天台石梁王公來守是郡修飭祀典以奉君新祠之所由建也祠經始於壬戌至癸亥落成堂三楹內爲寢室奉木主左右廂貯祭器堂之下有廳事爲宴享之所外爲廊廟之右爲門額

曰文定公祠厥址崇曠可登可眺遠邇環視屹然一偉區也
北溪君嘗請記於予予未有以應茲釋服北上再申前請予
鄉人也嘗德公者也夫何敢辭載稽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
聶氏不其然耶昔公之在宋也其仕也有勛庸於國則國封
之矣其歸也有功德於鄉則鄉祀之矣優仁渾澤迥將其後
五世至元升以進士隱居不仕清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卻
菴虞公曼碩揭公相與倡和遺翰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
國初思敬以學行薦爲本縣學諭尋登進士遷柱史凡數世
至侍御任之政事翰林循之文章節推興之明允後先相望
咸炳炳可述今北溪君廉直仁厚嚴於庭訓爰啟賢嗣積學
好修待魁禮闈方接武青雲以光大文定之業其諸子姓振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振瓜瓞綿延若泉湧出而燎方揚也猗歟盛哉雖然積之厚
者發必盛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遠也予何文哉特書以
備國史之遺且益以徵聶氏之有後云

重修南豐儒學記

明鄧汝村南豐人

吾豐居江藩上游山水環滙代有顯人宋時曾子回以六經
之文鳴天下江漢星斗百代瞻仰其文章氣節簪纓聯照
灼邑乘不可勝數云明興英才輩出接武登朝執法摧奸風
采赫然若甘李諸君子迹其所樹立蓋於前烈有光也建宏
治正德間風氣間歇解菴多年山川之靈蒙垢病多矣嘉靖
初江陰曹侯海寧祝侯先後至銳意興學拓倉地遺址作今
宮明倫堂號舍蠹蠹宏敞又鑿城垣之墮塞者矧文明開

以通山澤之氣自後賢才彙征科第疊跡墳闈部寺藩臬郡
縣隆名赫奕星陳碁布遂爲江藩望邑頃以歲久廟廡空室
雨驟風饕粉繪剝落甚至棟倚瓦脫日就傾圮士固嚮學然
得雋者浸少番禺招侯雅意右文正在議修以陞任而未竟
也隆慶戊辰愚圃金侯視學嗟咨曰政有大於此者乎亟請
新之顧文法局趣不得請乃捐俸醵鳩工庀材以圖厥成一
木一石不以及民司訓姑蘓黃君新至以爲已任晝夜護作
廟庭門廡講堂齋舍以次皆舉若啟聖祠鄉賢名宦二祠又
頽塌已甚勞費有倍焉經始於是歲之冬越明年訖工木傾
者支之石泐者易之色漫漶者藻繪之暈飛鳥華丹墨漆髹
迺煥然改觀矣時學諭秦州王君倡明良知之學建講堂於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美

隔溪南臺侯與二君佳時暇日率諸生而講授焉於是絃誦
洋洋士翮翮乎有志伊學顏之風矣二君以記修學請於侯
而以屬余余久曠鉛槧顧茲盛事亦不容辭乃告多士曰學
宮之修明牧良師之事也所以自修其學者則將誰歸乎夫
道流通於斯世而統會於吾心學也者群聚朋處若工之有
肆習其技而專精焉者也宮牆不必闕里也主在是則神伊
邇矣地不必鄒魯也心在是則聖伊邇矣得其門者或寡矣
爾多士旣誦其言服其服矣進而佩聖賢之教惟日孳孳撤
其豐蔀滌其積染將見明德日昭焉由是見之詞章心之文
也由是施之事業心之著也振飭光明起衰舉隆彬彬奮起
毋俾前人獨專其美以副師儒教人之望不休有烈光乎侯

名文業饒平人以壁經魁東粵政先節愛首為茲舉真職治
體者王君名棟黃君名德南都大儒聚美斯地也司訓江夏
余君葵適至樂觀厥成得附書

修紫陽書院記

明趙郡南豐人

南豐故有書院在城之東隅宋曾子固為之記至元末燬於
兵燹遺址今為民居則書院廢於豐者數百年矣嘉靖壬寅
金陵向侯來視縣事以東門外昭陽祠非其鬼命撤像為今
書院改故祠為堂堂額曰崇文中肖朱子像歲祀之堂之前
闢其與為階東西廡齋舍門屋跨通衢門之上顏曰紫陽書
院其大較若此迨丁巳歲峒寇蹂躪江籓書院用棲武弁十
餘年內橫戈豎戟廡瀾其中堂龕几席據作家私櫺楹窗扉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析為燎燼牆頽壁缺歸然存者楹柱而已隆慶戊辰秋東粵
愚圃金侯甫下車跡縣及書院喟然曰晦菴嗣續孔孟崇廟
祀之紀思也顧圯壤狼籍至此則所設奚以哉乃圖新之遂
召耆民襄其役鳩工度材悉出已俸一不及民數月而功告
成屬余記之余謂金侯之政識大體矣時論以戢兵簡訟為
長人者之責不知謹庠序之教崇先哲以矜武士類乃所以
使民無訟而無所用其武者也可無述乎因究其本而為之
言曰自堯舜迄今治亂匪一邪正之辨皆折衷於朱子今書
院廢而復修之者我侯得無意哉蓋吾儒與異端殊教也絃
歌與強暴異情也然而彼卒不能勝此者以經常之理俎豆
之事藝極所陳其感人者速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倡明正

學既世之學者失小學工夫故其教人自貧息起居以至祀
天饗帝一以主敬爲本則先生之學真足以紹百王繼千聖
正人心扶世教千載之下嘉言善行載在典籍者如日月之
經天斯文宗主未有舍此而他求者也侯修廢舉墜固將使
後生晚進日覩其遺像有所感發興起措之文章事業朝廷
物色得真才而用之使邦人知豈弟作人之意而頌金侯之
功不衰顧不備歟若曰歲時將享徒多其儀文章縫之士出
入是門者徒異其冠服侈談道德爲媒利之階宗慕禪寂爲
見性之地則匪惟垂侯之初意卽起朱子於今日亦將在門
牆則麾之矣

新城縣學尊經閣經籍記

明 鄧元錫 新城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念初先生王公之教南成均也憫學者不繇其道而師悖申
先師博約之教諸稽古正學廸士於德行道藝者章章備矣
又身之以蹈方綜博於時六館之士奮游意於古淵學煥然
且復祖宗時賢關語說循習之盛也已念邑里爲山水奧區
士多淑靈而載籍鮮少聞見狹隘欲致道靡繇也學尊經有
閣歸然具觀於是出史館南雍所摹搨者書牒送之學宮置
藏藏焉而六經諸史百子集若類纂書及聖制諸書畧具蓋
十年矣迨公釋大司成歸里第發故牘簡焉復增繕所未備
者數十種於是爲制書者十有二經傳二十有四史二十五
諸子十集十有三類纂書十有八爲帙者千二百六十有奇
於戲盛矣邑博士吳君山慨然感公惠嘉來學之心盛也

人之心思智慮所可究而原也故析諸子裂百氏則各得其
是道之一察子集其而道之全可覩也不可簡也史文繁志
寡矣而治亂之統紀畢備是後事之師也不可廢也天下之
故蹟矣類而聚之各歸其官以時適於用又胡可缺也夫徒
博寡要玩物喪心乃上哲戒之矣博者約之途約者博之原
學者誠遵祖宗之制憲先師之經毋迷其原毋絕其途反之
性情之微而凝是精靡之體攝關司契要歸於蓄德而宏道
是學非苟博而已夫有所約之也懲博寡要者而師心曰六
經者吾心之糟粕也吾心盡而經窮雖聖知能獨鶩謂世教
何將高者巨曠簡忽至諺誕而極下者伺顯寡聞如面牆然
於道奚益矣其又甚則圯教傷典矯誣靡漫而悖亂偕起則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學

胡不引三代之盛洙泗之俗宋齊梁之變而鏡觀之也公申
古德行道藝之教有大造於成均又推波餘以及黨序而博
士君與助宣之將學者循習焉以適於道元錫至闇昧服聞
公教者滋以具著所聞爲吾黨之士誦之誠有補焉說者曰
始公斥腴田若干畝爲諸生費今又具載籍以敷之學昔范
文正推所卜宅爲學宮而狹者秘論衡以自潤人於度詎不
甚相懸哉抑末議也今卽末論後數十年考學術興壞天下
治亂之原者尙且信先生稽古正學之爲功

新城縣義倉記

鄧元錫

萬歷七年夏五月不雨我邑侯章公殫精誠待號禱而雨而
民說明年夏四月不雨六月不雨侯禱如初而再雨而

不敗民大說侯惻然有憂色憮然曰嗟乎古不謂積貯天下
之大命耶古饑而不害不以蓄積多而備先豫耶且昔之歲
十日不雨且無苗今之歲五日不雨種不苗後此稼不穡矣
夫預備倉非聖祖所為恤民隱救荒之具耶法小饑放三之
一中饑放三之二大饑全放而近令必請必覆請乃放也不
得擅則邑民所仰哺者獨厪厪二三君子社所儲私粟耳而
誰與給之且邑田收非乏也幸及歲不敗做古義倉法里遞
戶出粟儲之社而以社倉法時發歛之庶有備無患哉且是
固吾民世世利也於是為詩歌勸相諭其意且曰諸發歛而
里遞互戶之吾不以胥隸誰何而里也於是里遞競勸各投
牒願出粟願社各樹倉邑貳尹杜君尉黃君胥奔走行營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倉地蓋都為倉一通縣為倉者五十有四為穀六千百十
有奇於戲侯於旱禳之餘一措注而倉儲備於境民庶無復
見宣德宏治間旱平之舊也豈非盛哉揚溪里故有王氏義
倉在邑西坊倉大司成公文相金助焉公弟子中任其事
甚力為里遞帥先倉以特壯且伐石立倉所來請記昭侯德
曰以為後事觀余惟倉廩人之設則周官尚矣彼其時民有
恒產而門閭縣都之積以養老孤待凶荒司救以節巡國中
郊野以王命施惠焉蓋恃不專於倉漢耿中丞常平法豐繼
饑糶制其權於官故法宜於官隋長孫度支義倉法豐歛饑
散因其利於民故法宜在民宋朱徽國文公居鄉建社倉數
本請於官貸息取諸鄉故法宜於鄉三者異繇而民無恒產

於爲商荒備一也而特專在倉矣黃東發言之曰社倉之法
要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隆慶初天子用科臣言行社倉
法於天下無何吏移他抵至勤兩臺申抑勒移用之科矣近
良有司行之後事者按稽氓有負粟五斗者謫罰緩過適數
倍故曰莫不善於在官今侯旣鏡照之界里遞爲發歛禁胥
隸誰何之矣則胥保惠胥敬守非吾父老吾二三兄弟之事
耶吾父老若二三兄弟之在事也其務體侯意不專於法耶
抑務存侯法不深體侯意耶且是法也惡兼弁倍息病民而
爲之者也而法不能不貸貸不能不取息以爲不貸不息則
儲蓄不廣儲蓄不廣則賑貸不周賑貸不周於備豫猶不之
豫也故取息非得已也勢也又是法也又閔農而優之也其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閔而優之也爲具寒不得避凜栗暑不得避燠溽而胼胝以
耕甚且腹不充藜藿以耕亦病矣迨於有秋滌耒與耜輸租
輸子錢而子婦告饑矣伐薪樵自給矣夫非天民耶而必貸
必取息蹙之斯豈獲已也然可義者曰貸以春夏貸以不給
取諸秋成又息薄不害也不有歲大穰卽春而糶賤歲大穰
卽秋成粟貴時平方穰而貸之秋穰而收之歲未蒙舉貸之
利而先被責償之苦固不若義倉歛之豐歲平歲予之凶歲
之爲善也且是法之行熒獨之民義不可以不貸脫有凶歲
遺秉滯穗於何乎取之吾父老兄弟必思曰歲所貸幾何所
寬息幾何譬活鰥然升斗爾從其寬毋庸曰官固貸若若償
官固當而倚法以削也必思曰古之義倉也不以息以擾民

切磨曰今之義倉也必以息而因用覺民也幸而及之
之益也必毋息不幸而及於歲侵若饑也必毋息又幸而
儲蓄之盈成也舉以與老羸矜弱者共焉庶我列聖愛民隱
督社建倉之至意章侯承宜保愛之大德哉卽不然知有法
之利而蔽於其害與虎後顧何異而侯培德厚下之意則荒
矣元錫束髮而規鄉社今數十年拮据矣而蓄積單寡念欲
其益倣古廣惠倉法舉與無告者共焉困於窶而未能心
之然又復於社倉利害羸縮之變至孰樂侯是舉備書之
爲事者告焉侯名宗理楚之黃梅人廉仁有惠政茲不具
且著其重民食建倉者如此

北田學舍記

鄧元錫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學舍在朝宗門之外郭先生大司成王公營焉而時居游講
業其中朝宗門者邑北門也舍旁皆平疇曰北田學舍云黎
水經朝宗門而來洽澹渚衍滙堤下如玦則亭其涯曰垂綸
涯薜蘿深滂行者迷所適卽郭外宛遙村靚谷也介曰薛荔
村中有溪識以桃李屬之館曰桃李溪館前軒覆茅楹四敞
凭之阡陌繡錯也居民耕者約之社時有振焉曰觀稼軒軒
當池蔭之竹種芙蓉其中嘉樹環合池之左垂霏映日蔥葳
冉冉楊柳徑也循徑出田間遂登孔道學舍臨焉中有堂有
房前榮有齋後有樓堂曰念初衆所顏正宗書院者也夫學
何宗宗聖已學以聖爲志則趣道也深然存誠其本也已克
則誠存已不克則誠漓斯其動微矣君子慎焉故齋左右翼

者曰尚志曰存誠曰克己曰慎動夫居今之世憲古之道所以正業也釋古往而創驚高元則眩故樓曰學古徙群籍充入其中登樓而望則負山如辰日岫馬鞍如拱中曠疇列岡如伏其遙峰聳挹浴霞氣而吐雲日如卓筆霄漢者軍都峯也揭文筆中天表焉諸軒館若亭廣輪僅函文而風氣恢曠學舍堂筵齋閣深嚴駿啟矣然石礪而不斲垣坊而不獲竹几素榻屏幃戶牖爛然惟格言已焉先是公官禁林以文學爲少師殿公所推時天子方虔祠祝禮神之事而少師最尊用諸同官薦與元譔者皆立踐台斗遇吳滙公泊然其間少師數援公公輒固讓未學也又端亮引大體而少師子尙寶卿者實憲公因從官留都蓋前後十餘年及少師負譔去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傾者爲飛語曦公公坐論歸天下士咸太息謂公有顯不濡忍之節諸營救正人最力而受黜黜去也咸扼腕不平乃公益恬然承運安安於明農若養之素規學舍可觀矣今天下言道術者日異視修業勤教如昔儒碩若不足爲者然書院精舍之設盈天下而白鹿嶽麓依於古爲烈明與懷河東書院稱最著垂世信後要不可以浮文臆語守也公之學由文清公而上溯文公宜公術其業不變故進不隱道必依於教退不弛教必章其業行尊而彌勤文茂而敦質卽青郊之邱白水之湄若亭若館若舍距畊山釣水者無幾耳後論世者憲文考道知慕公則學舍之重於異時有不如鹿嶽河東之炳炳烈哉甲子冬學舍始營公命元錫曰成需記矣明年成

又明年侍宴游其中竊跡公道業可表見者記之俟來者考觀焉

臨川令林公守南豐城記

明江冕南豐人

南豐接壤閩廣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十一月壬子閩廣流寇起薄寧化縣警報南豐豐人久不習兵事慄恐繫累重逃者十八九矣公以御史臺牒查盤按縣事竣將發同年李君橋過冕言賊旦夕至儻不測奈何林公素風力且有御史臺牒力可恃盍議留於是與李君疾馳至公所會學諭甘君繼忠學訓沈君臺揭君縉率諸生相繼至皆跽伏地告曰寇且逼城公素風力又奉御史臺牒願為城社守為吾城中數萬生靈主公謝曰生靈吾赤子城社府庫君之城社府庫也業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已聞變奈何舍此第不識能從要東否皆曰諸公乃下令曰惴恐兵家所大忌豐人逃過半是自亂也其與百姓約三日內還不還者沒產亡赦村民願入城者聽於是逃亡稍稍還集明日事急遂堅壁以學諭甘君守南門以學訓沈君守西門余暨巡捕典史朱子棟守東門公與李君守北門縣令長葉君總視焉籍記城中丁壯堞一人步有甲卒五步為伍十步為什各者長自五十步至五百步亦各有長各立旗以自標識簡城中驍勇以隊更番巡城為游兵有反面內向者斬有假寐不張弓執戈者斬晝偃旗鼓夜明燎光昭城下約賊徵攻之處近城五十步舉一礮梯逼城舉二礮登梯舉三礮擊女城舉四礮借飛火粘稿鍛冶鐵汁人馬漫壘石滾水鐵

連環蒺藜等具大小隨事命治兵仗則人爭治兵仗命具在
器則人爭具什器公心善豐民易任使是月二十九日也十
二月二日辛巳賊三千餘逼縣公巡城見人自爲守喜曰賊
陳亂旗靡無能爲吾士氣倍守堅萬無虞移時烏石岡鄉兵
持白棒繫殺其旗頭三人斬首以獻遂懸示各城人人自奮
一時歡聲動天公大喜如所料賊是日分兵攻東門北門先
期以賊匿東門甕鑿門我兵於門塹用竹銃鑿下及鐵汁注
之當者糜爛皆反走又明日負門木冒生牛革來攻中鳥嘴
礮門籬粉裂傷數人射殺賊首一人不退運餉更番食自辰
至酉百計急攻我兵以火礮燒其旗始稍却北門賊蒙虎皮
鴉聲薄城賊魁緋衣冠帶張蓋立屋脊手白旗招搖攻城甚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果

急我兵冠魁頭張九矢弩飛簇貫其胸賊落魄驚以爲神是
夜縱火燒清修觀灼樵門樓中人皆失色李君仰天曰臨川
令林公純臣也嬰孤城死守天縱不念百姓獨不念純臣乎
有頃風反火息已而賊西攻接龍亭接龍亭石山兀起兵力
無所用勢頗急忽鄉兵鼓噪來若天降者賊以爲伏兵驚走
天明賊治攻具雲梯高三丈上漫牛革障矢石中容數十人
翼以長槍擬癸未復攻城上於受敵要地起木棚高丈餘待
梯至踊身出鉤矢火礮用尤便賊觀望氣益沮然堅持不去
蓋賊有內應者故日久望城中舉動不知爲我所獲也乙酉
賊具狀言小民死罪誠逼饑且且解去蓋懼擊情歸矣是
役也賊逼城下凡七晝夜前後殺賊首二人旗頭二人徒眾

被火石傷者亡筭初五日公還臨川諸父老相率焚香泣
送公且祝曰公生我公生我即不能報願公生子孫世世如
公因抱持公雙足強脫其鞞而去諸父老謀爲祠以祀公而
分巡尤公聞變輕騎晝夜至南豐命祀林公南豐各宦從民
請也公諱濶福建莆田人由進士任臨川知縣有治行

瀘溪縣記

明瀘溪令陳王廷人上虞

建昌故隸縣四南城附郭爲獨壯知郡事王公每行部進父
老薦紳陳說當務咸謂南城廣袤四百里西南路地繹民淳
賦稅訟獄易爲理惟東北曠遠中界金谿地險合格是非專
官轄治將滋蔓罔測公聞言謀諸南城令范君范君曰信公
乃按圖牒覈利病手冊上陳兩院會疏以聞下戶部議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可命降印除吏置令史各一人於是公偕范君躬詣
官府立城郭別塵市區畫布列悉如成法越三載余自萬載
膺薦命視茲邑至則創建總總百具甫集因曰公憂深慮遠
以一身任因利除害之責范君瘠已分治公土公民力爲贊
成此心何心也予之承乏來也尙俯而思哉夫琴瑟不調必
解而更張之庶幾彰善癉惡布令陳規與民更始一無假貸
或者曰令以慈勝無寧且易得民乎余曰不然父母之愛子
惡能終身煦育之必引以義方不幸而有疾義必瞑眩不以
其故失慈其心誠愛之也今民以積習頗有司猶然事因
循以濡忍著愛其法削矣法削而民愈慢豈公請創之初心
乎哉故曰張則弛之弛則張之文武之道也雖然世道升降

於時宜後有至者緣法善治求盡所以父母斯民之道則
公之心百年一日矣公名之屏泗洲人由進士范君名泐休
寧人亦進士董其役者則知事陸鰲也

麻姑禱雨紀事

明本郡太守許孚遠德清人

萬歷十有一年夏五月貯恒暘自六月壬子至於癸酉不雨
民情孔棘太守許孚遠率僚屬齋戒禱於城隍者三日不應
則偕士大夫暨百姓徒步而哀禱焉越三日又不應於是僉
議禱麻姑山遂以甲戌侵晨走麻姑山從之者別駕薛子瀚
司理傅子國珍南城縣王子以通餘戒勿往初出南郊見田
間龜坼禾將焦枯蚤禾登矣弗獲嗣播農人在傍望額告曰
及茲而雨可藝菽麥否者絕望予心惻惻迤西行數里近姑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山田多晚禾稍得泉灌溉下潤上稿如饑乃然俄轉入松徑
輓輿而上憇半山亭林間涓涓水流不絕田有從早歷高如
塔級相似當茲炎赫生意猶存予念曰山澤通氣其妙乃靈
又徐行陟崇嶺至觀瀑亭見峽中有飛泉兩道勢若懸河降
危崖而下深澗其來無窮其往無際吾黨疑睎徘徊者久之
嗟乎天地之間以水為血脉萬物不得則不生茲吾民所謂
皇皇者歟由觀瀑亭可數十武至三峽橋逾橋而南復折而
西有亭覆碑曰神功泉泉自石罅側出不盈斗而汲之不可
盡味極甘冽山中人爭取以釀酒故酒以麻姑名轉盼間仙
都觀忽在目一望皆平疇寬衍而四山環繞森羅曠然若別
一世界泉源不知幾千萬丈浹於田中禾黍芄芃絕無枯槁

之色予不覺色喜顧謂諸君曰使盱城咸若茲吾無憂旱矣爰入觀謁麻姑仙行禱祀禮禮畢讀顏魯公碑記或云麻姑與王方平會於蔡經家而傳其名或云麻姑於此得道神仙家踪跡變幻吾不能知乃其精靈炳於山川歷數千載而不可磨滅必也先得道於此方平之會又其後者也日當午飯於洞天別室飯已復整衣冠趨廟右謁三賢祠三賢者一爲顏魯公一爲李忠定公一爲文丞相再趨廟左謁胡莊肅公祠予嘗爲莊肅公屬吏因與諸君談公生平操行愴然有感祠前有一古松偃蹇若蚪龍形好事者勒石以唐大夫名之門外一山截如屏障五峯巖起人呼爲五老峯此仙都觀大槩也將行辭於麻姑仙子前祝曰神仙有靈惠我其霖救此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四

一方民命予能爲爾仙鼎新廟宇諸君同聲曰諾遂出門登車復過三峽橋俯瞰盱江縹緲在煙霞之外遙指從姑石特青螺一點耳行及山麓牽輿北向欲訪所謂麻源三谷者忽見雲氣飛騰覆過山頂雷聲隱隱聞霄漢間雨如驟至驅役人急趨度石岑而下兩山夾出中有流泉湍駛浩如長渠詢之正麻源也走數百步過小橋將止於雲門寺鄉先生張斗賜王實菴二公者出竹林相邀羅生懷智以乃祖近溪翁之命亦來候於此南城令王子於是先辭去雲門地最幽勝然殿宇偪仄不堪避暑二公具餽酒以進聊數酌乃行復逾橋散步觀石壁篆書日巴西雨欲作者逾二時而未至然雲雷之勢益以猛矣倉皇就道奔華子岡華子岡者蓋靈運訪華

子斯處也谷口有一石洞穿洞而入又斜轉百餘步登觀音巖甫入門則雨大至予黨三人與張王二公者不覺鼓掌大喜因對雨圍棋數局飲酒各盡醉始歸歸途猶有細雨霑冠蓋上兒童父老欣欣相向無似向者之蹙額而告也越翼日乙亥又雨丙子東北郊雨丁丑四郊大雨或謂麻姑之仙果有靈應又或謂吾黨一念之誠庶幾有格於神明予應之曰天人之際良不易言貪天功以爲己力不可且夫禱於城隍者七日而應禱於麻姑者片時而應彼神豈有遲速乎哉予等幸藉神助以紓民憂姑紀其始末如此

龍首亭記

明羅汝芳

南城人

豐之治形勝來軍山東行盤鬱皆土阜至西隅半里許忽延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勁爲堅石石盡爲城城之界突起一峰高聳可亭亭可瞻望盡其治境凡川流環抱峯巒揖顧民廬官署一撫皆曉下唐邑宰獨孤及氏善於其職暇時常攜琴坐鼓其上久而城廢隅石岡亦入於富室旦夕取鑿爲用途坑剝無完膚地理甚忌之以爲非邑治福惜宰於是者無深長之慮其剝鑿竟莫爲之所士民皆嘆息噫噓父老至有爲之涕下者去年郡公少岡譚老先生署事於是寬猛互宜民用馴服去頑息訟邑庭宴如尤畱意王政凡治境遠近道路橋梁有百年不舉者公次修治咸有成績諸庠生之廬於邑西者湯子瑯等凡數十人以是聞之公公慨然如其請遂擇人督理凡是岡既鑿者土而實之未鑿者嚴而禁之不數月而石得復故諸士民

登其城而望咸歡躍弗勝且謂盛事不可無紀乃卽獨孤及故址合衆爲亭扁曰龍首暨碑以繫公德求紀於余余以志事過豐而是亭適成得從觀焉亭八柱皆石中虛上峻可坐可憑乃與合邑同志會講於上少岡公亦欣然主盟進諸士而勉以人傑地靈之意尤極惓切諸士感惻然思奮以求無負余旣樂觀是亭而且有感於少岡公之善於作人諸同志之篤於向往謂茲舉也真三才之會斯道之光也爰述其槩俾鐫之以俟他日考成云

從姑山圖記

羅汝芳

按圖景茲山以飛鰲爲最中自入山至峯下長春閣左右額題凡八處一區也並鰲峯稍東爲冲虛巖印空石其下則爲

建昌府志

卷五九

藝文紀四

五

前峯書屋額題凡十處一區也冲虛再東則留雲峽峽口爲玉立崖天柱峯其下爲印雲樓額題十有四處一區也玉立稍北爲秋澤洞靈雨巖旋厓北轉則屏玉洞天在焉額題十有二處一區也從屏玉下瞰有屋幽然蒼莽中石復甃壑壘起可小徑穿入者爲獅子巘浮玉洞天至三洞竒觀而止額題十有一處一區也浮玉池極北而最下復從上西出一峰屹然孤高頂若青蓮菡萏者躡雲巖也諸景旁圍又復爲額九處一區也躡雲下趨行萬松陰中回折而南至步蟾石復上爲觀音巖額題十有六處一區也是七區者景皆繞飛鰲峰而開戶踰蹊徑俱相聯絡大約皆山頂也山腰近路東通石磴於林麓中曰松筠別徑仰而望之群巖嵒呀樓閣隱現

延接可數十步則余最初讀書處俗呼讀書崖者是也
爲一區額題十有三處從書巖往東走石林險巖幾不可
將半里許乃下至洞天山蓋道院也客從城來登則首自
入取道由此前至正南當林堂與空間闢一巨圓亭其中曰
坐春與前洞天山又各爲一區額題六處茲三區者則去飛
鰲峰稍遠然勢亦叢接非百武外也諸題額名義詳具各圖
下合之則爲景凡十區云

新城縣贍士學田記

羅汝芳

新城縣儒學近有贍士學田我侯章君始置之侯亦親記之
矣乃茲復記之者何侯之記也大都謂常布之士類多寒素
士無所濟則課業莫獲專功學之田誠不可以不置也出納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之令職自有司令有所屬則實惠或難自遂學之田誠不容
以易置也故茲田所置其貲雖出於公帑而茲田所用其籍
不入於公儲緣諸士特立戶產歲擇數人總其租稅時其歛
散或衣食之給或婚娶之助或公費之供固不偏循好惡以
私而病公亦不動勞關白因公而廢私侯之用意誠厚而爲
法誠備矣然一時人心猶慮其意之厚而未獲悉孚於人人
法之備而未必永垂乎世世乃博士鍾君黎君率張生鑰輩
謁余庭索言申之余惟君子之爲惠也必貴於歸德德以成
惠惠斯大矣君子之貞教也尤先於彰志志以敷教教斯遠
矣侯以神明之哀準的於上以汪濊之澤淪浹於下謂士先
四民更加眷注諸士誠仰藉侯之爲惠而繹思侯之爲志

之志奚志哉無非欲諸士得所與者而有諸已焉耳欲有諸已而機在於人即一田之微弗克以自由不求之人而專事於已即聖賢道德無不可以自得矣孔子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請以是而足我侯嘉惠之意且以答庠師生永惠之願云

陳公堤記

明李伯廉 金錄

縣環以瀘水故名瀘溪水出自閩中百曲而左達於瀘初皆峽流天關石中不得恣至瀘稍曠衍春夏之交雨久諸澗壑俱會上流乘高而下衝波迭激無土石當之輒解墮往未城任所之及縣相度者謂水所瀦處氣聚遂建治溪上城築循溪水為隍方其枕水而隍也蓋以此為湯池矣居無何水暴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漲怒濤直射城城不沒入者三尺於是陳侯屢憂召父老議堤之或曰版築甫罷民未息肩姑待來年侯曰吾豈不念吾民也第不大勞者不承逸今一水而勢已若浸矣賴天之靈二三父老之慶城不即壞萬一水再至城將不免一水之不治而曠前功再事興築以重困吾民乎吾惟去其所以害民者以全吾城吾計決矣於是上檄當道報曰可乃下令徵發計丈尺具畚插取木為楫據上流之高而堤之予時讀書妙高峰見其事之方興會未數瞬而築工告成延袤二里隱隱如長虹從內觀之城外若復有一城也而水之循堤而西者抱繞如帶馴於故流既不失湯池之利而又有金城之固由此而天壤俱以可也侯功偉哉於是溪之父老相率造李工

而請記以無忘明府之賜余乃避席曰有是哉二三父老之
得明府者淺也事之始也明府不避怨今其成也豈任恩
瀘溪當草昧之初賴明府以一身冒百役而經營之諸所興
建何一木一石非其幹力哉設姑畱此水以待後之人爲之
奚爲不可而侯竟不能置於其心此其心直以瀘卽其家瀘
民卽其子爲父者視其家一隙未彌子一事未理皇皇焉措
注而安全之以盡吾父母之責奚暇計子之德我與否也傳
曰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則明府之心耳願父老更圖之父老
曰往孫叔敖築思之陂灌雩樓之野楚人德之名曰芍陂而
白公之渠召伯之蹠炳在史冊膾人口吻信如子言然則彼
皆非歟夫小人何知享其利者爲有德吾德之吾求所以志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之以遂吾私而詎問侯之許與不許也予於是嘉其志如其
言掇其端末而爲之記是役也公不計費私不重糞戶一人
調一日三旬而竣說者以爲逸道之使故然侯名王廷號葑
石浙之上虞人鄉進士

建昌府志卷五十九下

藝文紀 四記

三忠祠記

明本郡太守 朱與翹 海寧人

三忠祠何祀則祀唐撫州刺史魯國顏公真卿宋節副建昌軍丞相李忠定公綱主管建昌軍仙都觀信國文公天祥也祀之者誰則嘉靖知府臨海王度也其後葺之者誰則知府潮陽朱廷臣也祠圯矣續而祀之者誰則萬歷三十有五年同知烏程閔遠慶通判錫山華仁夫推官溫陵吳寢相與予與翹是也予守是郡時陟麻姑山訪其故跡聞三忠之祀蓋亦屢易云始魯公之有祀也在宋十賢堂內則紹興間知軍事胡舜舉所建而元季燬於兵者也其十賢則宋叅知政事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贈右僕射陳文僖彭年太學說書李盱江觀中書舍人曾南豐鞏守尚書右僕射曾文肅布翰林學士曲阜開國侯曾文昭肇天台令王補之無咎布衣呂灌園南公尚書左丞贈太師鄧安惠潤甫國子監司業朱公京刑部侍郎顯謨閣待制朱公彥而紹興初兵馬監押權軍事蔡延世所繪而祀之者也自堂燬而國朝之祀魯公者或闕矣逮王公而創祀三忠其祠則在仙都觀二門之西所謂雲堂其址也嘉靖末守凌公立始生祀廵撫胡公松於故迎真堂而假蓋松焉則以公夢麻姑松而生且公駐兵恒朝松坐終日也己而羅公汝祥建三忠祠於白雲祠之址而胡公祠亦易蓋新道三忠祠而西則萬歷甲申歲也距今二十餘年耳而取瓦腐棟乃無一

遺豈賢祀而中泯乎哉諸公乃謀所復之予始易諸今地橫
廣若丈深若丈析爲三間中置神位以別異代其面則距偃
蓋松二尺有奇其胡公祠則附如西向猶故祠地也已而華
君儻若功焉則謂予不可不記予維魯公之得祠厥山爲記
仙壇耳信公之得祠厥山爲主管耳然特居使廳耳乃遂重
山乎是山匪有公而人有公於山也若靖康間之竄忠定也
授以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上疏論辨再謫寧江其後卽爲
江西制置大使恐是時謫至軍亦無暇爲茲山友也並祀之
若何崇乎忠也崇忠於山若何奇乎山也山得元君而神矣
豈不繫三忠而奇哉議者曰唐不以魯公振魯公乃以殞賊
手振宋必以忠定不南渡無忠定則不得不南渡逮寶祐咸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淳而後不可支矣而信國獨伸大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則君子有餘恫焉然則三忠逝而仰止者不高山並乎哉或
曰魯公之形仙也殆無集琳宮而受事元君者歟予曰何必
然記有之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其忠而三公也奚其仙
奚其非仙奚其非非仙於是作歌以侑之其迎神之章曰世
曠兮靈修冉冉兮神遊翳松蓋兮濯錦流眷茲壇兮暫留神
之降兮一谷雨斯民兮旣溼爛洋洋兮上下盍將奠兮飛瀑
桂有尊兮蕙肴蹇將潔兮蕭燎連蜷兮容與屬屬兮予交其
送神之章曰山之陽兮水之曲蹇誰留兮神之屋酒寒兮鼓
不扞神歸兮何速忠魂兮烈烈受縊兮安節樵水漉漉兮
螺之采兮詎滅越三忠兮齊光與日月兮相羊

舉彷彿兮幽芳

南城縣兌倉碑記

明謝兆中綬人

沿江郡縣之運淮而兌諸軍也自陳平江議始已成化中用都御史滕昭言則罷瓜淮兌運嘉靖初則又爲改兌焉訖今上監兌使者出且以三月過洪爲殿最狀矣江以西蓋有南糧有淮兌云其在建武則運南糧費頗縮而淮兌爲尤甚兌漕則僉解頭運諸豫章迺兌諸旗軍焉於是旗軍纍纍得恣科索概量得恣黼溢而所募艦頭得恣漁食且與旗軍互緣奸利居半矣其守兌則水潤粟浥耗不及防插不及司撒灑不及歛搬剝不及程舟蕩斛歛亦不及平一旦水怒舟沒則全輸不及兌至破產亦不具償而流輸始歲歲爲患害矣然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不能以害廢輸故水兌則害泰無若倉兌建武之有倉兌則自通守華仁夫實功創焉異時無籌尖淋樣米畫會頭舵江司外水鋪墊灑倉諸例無論費浮額不可物校卽批頭歲僉守兌若兩人里遞津貼若而兩解頭守候若而月而牙役市儈胥此焉牟食則歛諸挈運十四出之虛賊且十七矣設有漂粟之害則額外之額卽不概及諸里遞而鬻產破家之禍解頭且痛受之矣昨歲南豐新城解至水次者凡六千石有奇會颺作而溺方伯陸公糧儲詹公等聞之愀然念民不堪此溺且設賊將無所出是時華君以部運至則慰詹公陸公曰是不難於是召解頭至爲太息慰藉解頭則皆叩首流涕頃聽華君畫華君乃擘授之去不出半月而六千石粟仍得

如兌則功民功國其具備矣蓋華君嘗眎新城篆其民戴之若母而南豐則君故所部覆者是時新城溺粟過半民乃爭赴義焉而南豐附之已而華君遂上議兩臺監司惟倉兌爲利則擇南昌蓼洲建乃倉焉爲屋二十八間爲楹三百爲廳事者五間爲翼室者九間用木千餘章瓦二十萬口磚四萬珽計費千金有奇而華君綜之令葛君承之諸父老所鳩度靡不飭所派靡不輸恐後也而後四邑倣焉上以赴郡守朱公司馬閔公司理吳公者謹惟命蓋環五邑無弗慶以生矣於是諸父老謁予而言曰往任兌都各一人焉夙猾則藉名若獵村氓則苦兌若戍且惴旗軍若虎今兌諸倉則名核而軍亦不肆吾虐矣利一往販征則補肥償販則量虧今壹准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諸官斛則斗龠無靡粟焉利二往鄉遂坊市以選守兌爲市則無不疲於津貼矣今守兌革而民始紓利三往解頭視兌有如赴淵卽幸無漂溺而諸無名冗費不啻剝肉今里遞各催粟如水次上倉則解頭無獨弊之苦利四往僦巨艦則艦頭得高其直與解頭頡而且例取益以竊互緣益以軍卽解頭第拱手受剥耳今守兌省則僦費約而艦頭亦無所肆其食矣利五往守兌則粟浥而色敗無論數莫可核卽耗卽挿換卽撒灑卽搬剥卽斛量有所不平而誰與釐是乎今不舟是守而倉是兌則諸蠹自剔利六往旗軍什伍譟聚爲兌則無不勒抑解頭者設不得卽諸生爲解頭彼挾而隊諸水矣今輪伍接算則譟者戢勒抑者寡利七往守候則羣運之入

不支曠日靡濫之出今貼守旣蠲而靡濫遂節利八往丹粟
或沒於水則敗粟者有甚於溺而民以將運徙矣且九空矣
蓋有歲運卽有歲害有積運卽有積害今六千石已溺而六
千石復輸如出濟焉民不稱厲建之兌倉則擇勞勞我實以
生我俾永無溺粟之憂利九九利興而百害除則主計者實
有世賜焉願君載筆使斯民勒珉紀之子惟我建武以是破
命至惻而莫有以釐爲者乃今華君則力辦之如脫之湯火
則民豈復賄賄快於脫解役乎夫不快脫而快輸則民以蘓
漕以給矣又何論過漕以之最乎

郡伯鄔公縣學新田記

明 鄧澄 新城人

齊雲鄔公治財修古二千石貞教作人之度鄉人士俗亦旣

駸駸然遵指嚮方矣已念士貧者人爲給不能遍也求爲均
平悠久之道莫如買田給租於是瓜期且及節俸所積於郡
庠發金若干列屬庠發金若干買田坊郭俾士之殷篤者掌
焉若曰是於助貧庶其經遠可繼者爾庠各有記里中諸士
則以屬余余惟公所移檄德意藹然溢於言表直取是鑄之
石而足而又奚用宅辭爲也無已廣公意爲我多七規可乎
夫士雅不志溫飽而不免治生公固言之夫治生者將俯拾
仰取一切與回民爭業乎勢必不能饑寒迫之徧責加焉郡
邑師帥且儼然大父也子弟有急舍是將焉控之顧日環聚
公門而啼饑號寒無論日亦不足於士亦甚賤矣自斯困累
按籍而籍指名而給無奔走控訴之勞而坐享匡困資無之

益是不有以養士重乎四民有業惟士所業心不精則不能入念不一則心不精貧窶以艱鹵莽滅裂之患乘之若燔成事於何有也今也婚喪有依俯仰有資可以玩心神明而一意乎詩書之府矣是不有以振士業乎夫士不必盡貧也不盡貧而往往患貧則溫飽之念移之今觀公所置田贍士者如此而後曉然知凌雜鹽米非不士也下帷專精乃士也群然盡屏其紛雜而獨味於淡泊之原上達於無欲之本異日者連茹而揚於王庭羔羊素絲之風且自今始不亦休乎勸德義而襄之成就大於此故曰公修古貞教作人之度者也徒以優貧恤乏舉升斗以沾朝夕猶之淺已移檄具在獨引而未發余不佞得推廣焉爲之記用以告我多士俾無負公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李

之指云其田畝若租數具得列於左

南豐鼎新文廟記

明趙師聖

南豐人

是歲邑之文廟圯甚墻毀而不可以繚瓦缺而雨下若注梁傾而無所承棟朽而幾於折其地若湫其堂若與磚盡而土出塵翳翳如也時新令君不至司訓庶君乃命弟子員某某等走百里外請於趙郡公郡公愀然憂之亟問學宮儲有幾曰無有然則數百金費將安出於是捐俸之外協以贖金發蠲之餘勸以募助百悉心以捐不一憚其勞身居黃堂之上而慮周屬邑之下不闕月而功成毀者更缺者完傾者正朽者堅湫與者爽塏而鮮耀旣竣於事而諸君以記屬不佞曰事有記史記事子大夫職也矧文廟最鉅事乎予惟古今所

以尊吾夫子者至矣有四大功而過莫甚於封爵自魯哀以
尼父誅曰無自律迄周秦寥寥無聞漢高過闕而始祀以太
牢興於禮矣其功一然一祀不再舉也文翁立學作石室高
朕新之爲禮殿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二子之像所
謂得其門而入見百官宗廟之富美者乎其功二然襍而不
專涉而無統也唐太宗從房元齡之請罷周公祀革配享之
謬而赫然稱爲先聖幾於正矣其功三然宣父之尊無庸也
迨我明世宗肅皇帝議禮考文以主易像盡除數百代褒成
褒尊鄒國太師隆道元聖文宣公侯王之號而稱爲至聖先
師千古卓識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其功四然而猶有所未盡
也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坤不敵乾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則至不敵大夫子德配天地稱至而不稱大得無配地而不
配天子元稱大成至聖文宣可革大成至聖不可革也夫至
聖之稱不始於元而始於子思子大成之稱亦不始於元而
始於孟軻氏用思孟之論則尊而有據合天地之撰則全
而不偏使千載而下遵徽音守懿軌無敢議也固在今日哉
廟廊之上當有持衡而定之者矣是役也基址仍舊而物力
鼎新事出一勞而功垂永賴勤身儉物酌費經始郡公之勳
不朽矣次則林令君甫下車而丞軫厥事次則熊訓君身爲
政而獨單厥心次則江生等朝夕鳩工勞來不倦與耆民彭
某等日夜庀材程度靡愆而共觀厥成皆得例書者也郡公
諱元吉乙未進士合肥人邑君諱洪卿漳浦人訓君熊文

安義人

建昌府學尊經閣藏書記

明左宗郢南城人

余行役四方得收覽天下圖書蓋備員奔走者十年歷臺班九載及還山幾充棟矣或有為之謀曰書積矣蓋以貽諸子孫余曰隘哉昔人云子孫未必能讀抑讀何必子孫也盍出諸市不愈於飽蠹乎余曰鄙哉聞市書不聞以書市也余茲得所藏矣學宮者先聖先賢精神之所凝棲典墳正索之所聚集博士弟子之所遊覽官司大夫之所稽覈舍是吾將焉藏客又進曰噫吾見藏書學宮者矣始則披其籍犁如也井如也抽其帙爛如也不數年而存者什伍又數年而存者十之一二逮十年後蕩然僅寄空名於舊版其為漢壁為秦灰也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了不可問也子是之舉亦迂哉余愀然作而曰子過矣以書藏學宮辟則星麗天而流歸海也得所藏也不可易也且在則人亡則書聖賢之心至今在則聖賢之書詎泯泯哉余姑為吾所得為不能知所不可知子過矣守斯藏也發所藏而讀之不虛藏也以俟後之君子

九疊谷記

明黃欽新城人

九疊谷未開時名擬疊谷綠廬山為名也既開名九疊谷不綠廬山為名也其山水之勝自足顯於海內政不必綠廬山為名也廬山之九疊綠五老彭蠡以為觀美而五老九疊自足以互相為觀美更不必綠廬山為名也九疊依百丈而成不以泉為名者泉九疊而名亦九疊也疊不止九而謂之九

者如九峰九曲九竒九華皆以九爲號而不以九爲成數也
舉其大而畧其細也謂之谷者九疊雖壁立然至其所泉石
必周遭迴遶谷虛而泉石始竒也石澗百丈高倚霄漢飛奔
湍注橫斜隱見澗竒而谷益竒也古木龍葱竹篠茂密舍葩
吐萼掩映蔽樛林竒而谷益竒也曲折回旋下上出沒躡蹻
度橋捫壁攀梯逕竒而谷益竒也笑語謳吟箕踞徙倚上者
如探下者如汲遊竒而谷益竒也每疊各有流泉每石必有
細澗泉以石列石以泉澗泉石相資而谷益竒也九疊夾澗
東西或自東而西或自西而東參伍錯綜而谷益竒也九疊
各自爲居橋利而安逕絕而續批卻導窾而谷益竒也爲疊
者爲崖者爲巖者爲洞者爲屏者爲峯者爲嶺者爲峽者爲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竅者爲花石者爲將得名之石者爲不可名之石者爲澗者
爲池者爲瀑者爲澗者爲湍注者爲潺湲者爲瀆沫者爲橋
者爲梯者爲棧者爲磴者爲古木者爲枯椿者爲叢蘓者爲
香草者爲蘿者爲古藤者爲華者爲實者爲飛者爲鳴者爲
蓑笠者爲柱杖者爲負琴者爲筐筥者爲行歌而遨遊者爲
趺跏若箕踞者爲爐煙而茶灶者倚杖望之宛若圖畫或可
目視或可耳聆或可意度或可手指此又谷之所以爲最竒
者也治九疊始於谷口亭行深林怪石中凡百五十步而至
第二關曰千山俱響洞入洞盤旋而上六十步至第三關曰
巖巖富人崑行三百步而至第一橋曰百丈橋下有石池受
百丈澗及諸流之所注澗百丈而泉亦百丈故謂之百丈橋

亦謂之百丈池也過橋一百步至第二橋曰鶴膝橋過橋
澗跨流倚壁拾級聚足而上曰鶴膝磴又一百步至芝雲石
其石色青其文堆塚如芝如雲砌臺其下構亭其旁故謂之
芝雲臺亦謂之芝雲亭此谷中之第一觀也踰石而上至葭
笠巖上者如笠下者如葭兩巖相倚谷中最爲靜僻者也自
臺緣石而上至瀑布峽此爲三峽之一自臺而左至第三橋
曰六會橋過橋緣石而上六十步至羲文石其石色青其文
鏡刻如雲篆鳥跡故謂之羲文石其上有泉又謂之羲文泉
也越石平行至第四橋曰四望橋過橋至蝸角石越石至赤
壁巖其石色赭其形如圭璧故謂之赤壁巖此谷中之第二
觀也自蝸角石二十步至乳泉峽口左行至第五橋曰玉磬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橋過橋緣石而上至玉練峽積水爲池又謂之玉練池此爲
三峽之二左行一百步至車輪石其石色黑其形如輪故謂
之車輪石其左有泉又謂之車輪泉此谷中之第三觀也左
轉上木丁嶺右折至下峽池緣澗而上至明月峽切削如墻
左右蓮峰中通碧澗日月照耀空洞縹緲故謂之明月峽也
積水爲池又謂之明月池此爲三峽之三左爲明月庵其形
最勝其土最佳此谷中之第四觀也自乳泉峽上三折而上
至屏風疊屏風疊者九疊之宗也石如屏障兩水環抱千山
迴遶故謂之屏風疊屏面有小泉池着屏如乳甘香爲一山
之冠故又謂之乳泉疊此谷中之第五觀也右上左轉至第
六橋曰明月橋橋卽跨於峽上過橋右折至第七橋曰斯

橋過橋依石壁而上右行至追蠡石其石色黛其文縷刻如商彝周敦故謂之追蠡石也深林杳靄踰石右上可以建廬九疊之堂奧矣此谷中之第六觀也自明月橋左行凡十八折而至衆妙臺衆妙臺者一山之中也東爲簫山諸巖洞西卽九疊其石廣博援梯而登其色赤與黛其腰文癭癩如輪囷離詭其下文飛躍如河魚大上故謂之衆妙臺其上有泉又謂之衆妙泉此谷中之第七觀也踰臺右上至大株樹再又上至泉源嶺爲第八疊左上至烏石嶺爲第九疊自此而上山益峻林益密蓋尙有待而未遑者焉自衆妙臺二百步許至簫曲此爲西路自第三疊左行三百步至玉笋此爲東路此九疊之大畧如此若夫修鑿開治之功天成昭合之妙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交互錯雜之巧裝飾點綴之態幽怪險削之形蒼茫彩錯之氣滌網瀆沫之容敲金戛玉之韻切磋琢磨之工古雅溫粹之質穠郁丰茸之姿光澤鮮好之貌崎嶇傾仄之狀紆徐窈窕之勢煙霞冰雪之光陰晴晨昏之變恬淡寂寞之情清曠閒遠之致則在乎觀者之自得也

平砦記

明入 湯來賀

湖東與虔閩接壤而廣昌最當其衝風鶴震鄰則廣昌先受兵昌故巖邑其間獲悍之民易以乘間而爲亂有陳五總者名百花驍勇絕倫故衆賊推爲渠帥號稱五總云五總旣叛遂據陽石砦砦上有五峰崢嶸而崔巍距廣昌縣治十有餘相連一砦各滴水滴水前後二關懸崖峭壁人不得並行

旁有二路曰蕩關曰巖關皆峻險異常陽石寬而有泉源成
池井較滴水尤險絕後有一逕曰布鈞關二岩之間石關一
竇曰干擔杈其他諸關有曰三星曰金星曰溪嶺曰橋西皆
鳥道崎嶇一夫可守初百花既降以屯墾爲名盤踞砦麓四
出剽掠有曾彩徹者計圖殲賊賊覺而殺之遂叛縣令沈君
撫之未幾又掠新安村復叛又撫之壬辰有賊周二曾攜衆
登砦廼據險復叛又議以砦與居而撫之於是百花作厰倉
運穀鹽百姓人人震恐知養虎之貽患也然百花號令頗嚴
首禁淫汙凡法所不行者彼皆爲宣力故縣令任之以彈壓
詰賊焉有頃百花通徐貴妻賊黨數其罪執而殺之於是推
曾文標蕭來儀等爲首廣昌吉祥劉氏尙爭鬪己亥春有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一

劉善劉祖者與徐貴爭木而獲勝賊銜之然畏蕭田鎮兵未
敢動也七月乘撫軍撤鎮遂肆焚淫而吉祥鋪劉氏受禍最
慘當是時寇氛孔熾建撫贛汀邵諸屬邑皆患之九月攻廣
昌城侯千總宋守備與人和會鄉兵奮勇與賊大戰賊敗走
遂據砦而守巡撫張公檄巡道楊公擊之瀟水多脅從者懼
而請降楊公以齎長至表亟赴部門而不討賊也及將行遂
并撫陽石而解其圍白是衆賊益驕黃昂傅邦泰二賊鮮衣
怒馬橫行於邑城分守道胡公肅巡東築提兵擊賊檄宜黃
令塞險以遏奔衝宜黃令劉某攜兵至南源村遂殺平民百
餘以洩私忿并殺禦寇之義俠管冲和於是人心瓦解賊勢
漸張大肆焚淫陽石雖受撫而陰與衆盜通負嵎如故庚子

初春郡伯君寵高公初蒞吾州喟然曰是賊屢撫仍叛可再
縱以殃民乎於是張公以此事屬公公於四月中旬蒞廣昌
與守道胡公建營王叅戎籌畫方畧撫軍檄虔兵會勦忽聞
寧都山寇名割毛賊者在青陰麻田作亂襲殺頭陂守備嚴
斌於是提兵而往挾陽石受撫者與之偕行至頭陂察其動
靜知其有合謀也傳令戮陽石賊凡頭陂素通賊者悉殲之
繫曾文標黃昂傳邦泰於獄陽石勁賊數百聞伐謀奔歸保
砦日運餼糧堅守不下胡公怒乃取傳邦泰斬之磔黃昂曾
文標於市會胡公擢興泉道惟高公特任其事躬履行間以
義鼓衆繕木城創雲梯備堅盾置巨礮夙夜匪懈鄉民感公
義廣昌人和等會南豐忠義等會皆協力以助官兵秋七月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本

分布各營援木尋崖而上殺賊十六名會梯斷乃止公曰賊
據險而守強攻則難計襲之則易乃堅壁不動八月有黨千
餘分道外掠公曰此牽制吾師耳潛師擊之擒獲無數而陽
石之外援絕矣孟冬攻砦又大捷除夕元宵慮賊伺隙乃下
令戒勿飲公與三營鎮將達旦固防辛丑初春忽聞砦右縋
布數十丈知有賊下奔者索之果然執賊黃明宇乃得潛約
外應之謀仲春九日賊果宵奔下砦將欲衝營諜知其來戒
壘壁整棚以待之殺賊數百遂乘勝攻砦賊堅守愈嚴插石
如雨乃鳴金諭增修重營以防水漲是時賊被圍已久乃以
蕭來信等三賊投見請降許之諭令悉歸軍器空砦而來矢
之不至忽傳有賊數百乘陰雨襲營擊散之五月朔令壯士

宋來春等五人援梯先登繫繩於松賊斷繩不能上祇殺賊
十名棄屍砦下呼鄉兵察之則渠魁蕭來儀已斃於其間矣
會大雨營房水深丈餘橋梁盡沒木城柵盡毀迨稍霽公廼
諭衆曰當此水漲賊必疎防宜乘其懈急擊之各營弁鼓鑼
爭先歷險攀崖先攻滴水砦大破之遂攻陽石殺賊六百餘
名生擒三十名而積年巨寇殄殲無遺矣公慮有脅從乃械
所擒諸賊入城召士庶詳訊而後戮之無一寃者事外不波
及一民民間婦女被掠者悉召其親還之士庶歡聲載道高
公名天爵遼東人

麻姑觀瀑記

明徐芳
南城人

登麻姑過半山亭折而百步許有聲驟起於澗轟轟然予詫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曰雷也客笑曰非也已更折百步有物搖颺天際下屬崖壁
皓然一色予詫曰雪也客又曰非也夫雷必雨俱而雪非江
寒不有今日方霽矣而時則暑也胡爲乎雪乎彼轟者何也
更前數十步觀之非雪也瀑也其聲則瀑之墜石而下春於
崖壑之間也予之言謬矣時予酣不自已乃遂躡微磴下猿
引貫叢石抵溪之受瀑處欲細觀其曲折至則寒颼撲面俄
頃侵肌骨崖端蓬勃澎湃崩雲捲玉餘氣作煙雨數十丈盤
舞噴薄天日爲暄崖下苔磯層錯犇濤疾激稍失足且逐浪
去予數呼客返輒不應客復招予往顧盼崖石若有所指畫
予見其髯頰張動亦終不聞其語乃大笑旣退語客予於霽
知其不爲雷於暑知其不爲雪萬一過此而適當冥晦與夫

亦栗烈之候雷與雪亦鳥雨辨哉夫雷以氣震非若鼓鐘
悅設之有質可名而雨之結爲雪雪之泮爲水與瀑一族也
予言果謬哉客笑不復應是山之奇以泉泉以瀑當隆萬時
守相有愛而振之者更爲亭臺花石之屬點染之觀益壯樓
履冠蓋晨夕交道路至於今而殘壞極矣向所玩者委諸宿
莽而不可問矣僅盤石間一古柳亦且斬艾不留餘蘖山之
興廢則固有時哉雖然觀可改瀑不可改亭臺花石之屬近
數歲遠數十歲而瀑之壽千秋也夫果千秋也則數歲數十
歲之興廢宜未足以喧寂之矣是日境甚幽觀甚晰所謂客
趙子淳生玉衡凡三人

定徭役記

明何三省廣昌人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徭役天下所同也倣古踐更及瓜則代每屆編冊亦天下所
同也頃功令頻飭徵輸之令春仲限惟一夏孟惟二先庶而
呼罔不虔惕以應而黃冊編審則十載徵輸之權輿也不必
遐舉即以豫章如吉如撫視旰郡有異即一郡中而南城南
豐視昌邑又異都圖多寡本於延袤固也或循其成帙稍加
釐訂皆可按畧竣事獨昌邑幅隘而賦重亂離以來故冊莫
稽蠹胥伺瑕竭其狙獍官司以里長爲儿案賸吮之膏貨甲
戶以里長爲代受鞭撻之木偶富者立貧而貧者甚且妻孥
不相保飲痛待斃冤慘莫控有村公憤者條列於大中丞公
勒石永禁而識者猶惴惴焉私計爲官民咸宜調劑至當意
良善矣天道無否不泰人情無鬱不伸名翁趙公以三韓名

彥司馬幕府借著金城出蒞肝郡暫紆幄而昌邑彈丸俯
邀旌旆直憑几咄嗟乃公之治昌一如其司馬幕府時何其
視若鐘也公下車適屆編築邑之城狐而窟者市虎而翼者
計私謁輦鏹克盡如昔時公下令窮搜其隱竇悉革除之往
時僉報册書有擔石者雞犬不寧僉議依糧募充役公曰俞
哉往時徵稅俱苦里長而甲戶以逋抗爲得計僉計落甲徵
收便公曰俞哉請託不行胥吏不假詣城隍矢諸神明至公
也曩例相沿一切罷却清風兩袖至廉也日出視事躬自督
核深瀾乃散至勤也公庭集思蕘議輿情有當則從至虛也
以至公至廉至勤至虛之心即入握樞衡弼黃扉取諸懷而
裕如何有昌邑乎何有於昌邑之徭役乎然而昌邑人士德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之深從而祝頌從而禱鑄之以昌人言昌事烏容已哉余從
合邑紳士耆庶之請因爲之記

遊出雲峰記

明瀘溪知縣 潘元勳 四川人

出雲峰去邑兩舍許孤峭插天湖東郡邑多發源於此誠鉅
鎮也予來瀘四年未竟登臨之願石君玉完爲予言是峰不
可不遊遊之不可不及其時春夏霧障冬則雪擁惟秋高澄
爽迺與遊宜予心許之歲在戊午十月既望予從郡歸石君
遲予於嵩溪於時霜清日朗草枯石出游氛淨盡遂肅志以
適小徑從竹陰中行爲玉鏘鏘雅韻迎人瀘故多竹習而相
忘也適漕水乃上小岡岡迤十里孤徑貫脊以兩人肩輿而
度左右陡偏正襟危坐不敢旁視抵峰下則巖欹壁立磴道

層巖無所用之矣初上從磐子石磊磊疊如砂床鏡
石庭亭今廢再躋一盤望獅子巖猙獰可畏凸而懸者似
長而垂者似鼻巨而廣者似顴張而窪者似口宛然嘯天
後貌也路斜從左旋累足隘塞從人扶掖而升百步一息
百息乃達一巔上削如劍下臨萬仞愈爲悚惕時已下春雲
平如堵夕陽半舍赤脚相射眼光爲絢從入露頂而過畏風
勁落帽也已而風果動笑曰無若龍山孟嘉又費嘲語前數
百步乃憇中庵板屋數楹不避風雨徐升絕巔謁三仙殿仙
靈甚著禱祀者三時不絕雷電歲一掃室是夜宿於殿坐語
更闌以待月上而微雲掩翳未盡其致五夜促起少焉東霽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下

爛熳彌天金鴉擁輪低徊騰躍凝脂未足比其色車輪未足
比其形乃今而知陽精之燉旭有如此者下地欲曙知東方
之既白而不知夜半之已紅山高月小知中天之盤盂而不
知升沉二谷之數倍豈所謂天遠不如天高者辨良勝耶石
君曰山有三異峰陰有泉不盈不涸供百十人未嘗竭一也
左巖有風洞風從此出夏月猶盛人不敢近二也前崖有雷
巖雷少震則雲起人或見之長如一縷者霹靂滾滾如浮烟
者時出時滅晦明相半居民以此驗晴雨三也僧言地水火
風四大以成世宙泉水也雷火也風也茲山其具體乎予曰
山澤通氣故溢而爲泉雷風相薄故激而爲穴易曰帝出乎
震齊乎巽又曰山下有雷未嘗言無神也獨怪儒者之言曰

陰陽相薄而成雷一切燬壇劈樹舉歸於厲氣之相值無乃
近於誣天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言無神何如言有神况風雷
之神萬萬不無者乎然則或起於此或止於此亦何莫非其
實然也雷穴上有戲法石二石相峙上有大石尖閣如拳垂
垂欲墮仙人石三疊而上有履迹焉鶯嘴石從連理洞度去
前銳後寬狀如鶯嘴大抵茲山之石皆以臨崖險絕爲奇其
中草木蒼翠多不能識惟松可辨而密節短絲勁若虎鬚挂
如虬盤與長髯軟細者迥別蓋生於崖石之上飽歷霜雪老
幹蒼膚白出偉態如綺繡之子與山澤之癯比豐腴不及而
閱歷歲年凌厲社代不知其孰勝尋常植者可侈口自傲於
歲寒哉石君與予每至一境烟焰如熾僧以苦茗沃之迤邐
事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大覺仙巖記

潘元勳

邑東多山水而仙巖爲佳客冬經其麓因晷短不及登悵然
久之今秋以公務再至將償夙志從者以山徑斗絕輿馬不
通爲辭予曰巖前住持爲天降耶予足自健何難躋也會傳
生作輿集其弟子欣然道前初望石笋翹然秀異如長劍倚
天如金戈耀日又如巨靈附耳兩兩從空而下也溪隨峰轉
隱見百折每折水必匯淺者碧深者藍再深者綠石壁有瀑

洞飛洞數百尺瀆沫濺人凝眸久之因憶飛流界道之賦是
其巖被青山矣徐凝語近實而坡公鄙之何與白香山左也
越此則捫蘿而上或懸棧數里下臨無極或突而面壁絕手
方升嶂窮矣一嶂復抱泉盡矣一泉復注巖鈎壘慢轉入轉
幽過有松陰卽爲小憇鳥鳴蟬互響振金石空山着此乃覺
更幽少焉黑雲片飛驟雨如注諸生皆濡予曰山靈若爲浣
濯者雨止復登歷九曲之縈迴涼雖解而道滑如油矣絕嶺
爲大覺巖虛敞可容千人寬者爲堂奧者爲室直而豎者爲
柱平而覆者爲宇靈泉丹竈石床石磴皆出生成面聳雲屏
相對峙餘峰蹲伏纍纍循巖石爲小覺巖巖差小而天門甚
豁城郭兀里瞭在目前遠望海天杳然無際大抵大巖外若

無所見而中空有餘小巖外若軒朗而中不甚空夫覺無不
從空發者也窻空則明轂空則流沙於鐘磬則弗鳴矣
孔子自稱空空無知至鄙夫有問兩端必竭孔子之空空孔
子之先覺也故大空大覺小空小覺取次名巖類知道者傳
生曰仙巖盛時多著靈異樓閣翬飛燈火星燦鐘鼓之聲達
於下方汀間趨而頂禮者歲時不絕迨後以妖僧燬猶及諸
生肄課此中窓櫺几榻歷歷可數而今安在哉予曰巖以仙
興以妖燬其夢覺之關乎物盛必衰衰而漸復亦乘除之數
也盛則琳宮緝宇玉管雲生衰則荒烟蔓草樵歌牧笛亦復
何常巖故聞寂人跡罕至茲與邑運俱開矣當有大覺者炳
山靈而垂之不朽漫賦二章以廣其意頌阿催人明月在樹

踉蹌而遂更覺夕景之異是夜宿於祠中援筆而記其事

萬年橋記

國朝 張世經 南城人

吾郡之水發源於廣昌縣血木嶺流四百里至東津龜峰渡與黎川飛猿水合二水匯而勢益昌際洞至歇洋渡下有潭曰烏江深險不可測曾南豐詩所謂傍溪潭石險黃震記所謂山水峻急類多川流之阻者卽此地也往往當春夏之交衆溪奔注驚濤拍岸逆行群飛宋武學諭涂演置浮橋三十有二不知壞於何時明成化間邑人雷顯忠作渡舟以利涉久之舟亦壞沒溺無算顯忠子應春孫炯再舟之又甃石甍以屋扁曰津館庇風雨候渡者割田十七畝爲備葺修雷氏三代好義如此鄉人名爲雷義舟云久之又復壞嘉靖間邑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十四

人同知馬玉重建又有劉宏者建東岍亭一舟一輔之然可以利涉不可以濟險也崇禎甲戌雨霖江漲有小艇十餘渡至中流溺死者三十三人維時分巡湖東道吳秋浦先生名麟瑞聞而惻然遠命駕詣渡口過遭眺望曰是胡不橋僉曰江面延袤工程浩博胡易言橋吳公領而不言翼曰集紳衿謀之時予尙逐諸生與蕭子明彞爲公觀風首拔士公顧予二人曰二生學問經濟皆昂藏不凡者盍條其事以陳予與蕭子各書數則公嘉納之迺命劃二十四壘延石九層崇二尋廣則居學之半墩仍如太平其上以厚石爲之旁周石爲欄其上不屋防火災也每壘僉者民之有幹辦者董之公出廉俸倡之又以贖銀佐之郡邑各屬吏及紳衿富民皆助之

何公遷本省臬司董事者稍息公循過盱信宿章山望橋
基咫尺徘徊久之因題詩壁間其末句云令人空憶蔡端明
予與蕭子復往謁公曰奈何予曰此天之昇師江右惠盱以
竟斯橋也以吾師之誠與吾師之任誠者天人所際任者神
明之歸也何患無成哉公廼庀材計庸獎勤鞭惰於是庶民
子來百堵交作自某年某月始工迄某年某月工成行者謳
歌觀者咏嘆與太平橋連亘相望如雙虹飲河視吳之垂虹
閩之洛陽直鼎峙而三矣壬午蕭子獲雋予落副車蕭子謂
予曰子盍爲記時予逡巡而未敢任也今予與蕭子皆華髮
蕭蕭矣蕭子杜門謝客欲焚筆硯予乃踐前約而漫爲之記
以示蕭子得毋以予言爲河漢乎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新城縣重修蛇師陂記

國朝孔鼎新城人

余讀大司成王公念初邑志嘆焉曰新城之民農之家什九
農無田什七耕人之田而輸其穀曰佃受直而助其耕曰工
獨耕無直倩人助已而還之曰伴工三時農忙率其婦子畢
力於耕耨迨其穫也強半入於田主暨償諸所貸蓋甫釋耜
而室懸又什之七矣民既苦賃傭稍有水旱田不收益困苦
故水利亟重也余鄉叢山複嶺川流湍激雨卽瀑漲有啣射
崩決之虞涸不終日不獲其利農田或引高泉曲注謂之圳
或堰小澗旁行謂之陂或鑿深池蓄蓄謂之塘咸民自爲之
官不及問也間之宏治間旱余族高伯祖獻仁公率衆築蛇
師水塘二陂灌田數百餘畝俗稱雙龍出海鄉民誦之歲久

陂圯菽政不修兵荒相繼公賦日促富者無以供租稅貧者困於流離而俗乃大壞余從叔某憂之作而曰利不迫不與害不迫不除君子得志不選事利民而聚民之利以利已利自已聚非惟害民盜賊公行已亦甚不利焉昔許遜出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田四萬餘頃世傳漢蕭何所為遜行壞堰顧其屬曰鄼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以利人無不為也然則擅利國惠民之美復足使其身圖修陂豈非鄉井資生之切務乎於是捐金若干先其所急首砌蛇師陂里之士樂而和之鳩工斲石約費銀八十兩有奇不日而成是役也無旱潦則無逋負衣食既足忠孝之教油然而成而遠近水塘聞風者俱可復起矣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奉先菴記

國朝 謝文游 南豐人

良壽山下有南源村村隔溪嶺阜隈曲有靜室吾友湯慈璜讀書授徒其中由南源村盡登嶺兩山甚偏夾石澗澗聲淙淙繞蹊路約五六里度危橋循小嶺松篁蔽翳間奉先菴在焉一日慈璜拉予往遊至則一翁出迎年七十有四髮鶴顏童神光睽睽類有道者徐其姓若海其字乃慈璜甥也坐定供茶以鮮香楸侑佳甚茶罷導遊菴後山曾祖后崗公墓處不半里為母塋及菴止宿翼日若海出一軸相示乃王龍谿先生所作后崗公政績序予乃知公為吾鄉賢豪後鮮述者遂不彰公諱鉞登嘉靖己未進士授台州太平縣令甫莅任見其縣稅糧不均擁多田無糧而受征輸里役之苦者皆無

而之民公爲惻然遽興清丈之役鄉紳趙侍郎獨撓之公力請於糧使者轉告藩院率舉其事竣糧畝一清萬民歡呼手額而趙氏一姓則併置之侍郎銜甚公知必爲所囁官九月遽致仕公歸徙居於郡與諸紳士宗藩結詩酒社優游閑曠幾三十年趙侍郎歿公清主政之命而公疾隨捐館公居林下時同鄉豪紳有虐善弱者公聞輒厲辭責諫或力庇其人與抗豪紳爲之稍輯卽有爲多方避匿畏公知公以少年登第及終甫踰五十嗚呼以公之骨鯁幹力視強禦如毛視一官如敝屣以行其惠愛使得柄用邊臚歷年且久吾知生民之利國家之福其可勝紀耶乃稍試一邑遂抑鬱以死湮沒無傳悲哉奉先菴左右山田皆公家業二三世後不守初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有菴已燬若海以館穀之餘復茲土創菴舊址之旁季弟字潔生早善病母命奉佛延年遂主此菴爲禪誦之所蒸嘗亦多藉之若海以避亂率子若姪居焉菴境旣幽寂松竹蒼蒼泉泓然清甘與茗相發土腴蔬美宜果木香櫟尤盛潔生僧矣居廬安禪莫若此勝而若海尙率子姪耕讀於村邑以長子孫爲仁者昌後之驗乎余因作菴記遂傳后崗公大畧且不泯其奉先之義云

新城縣重修學宮記

國朝魏

寧都人

古者天子諸侯建學以教士因祭先聖先師於其堂其後天子州縣皆得建孔子廟又於廟旁作學舍居生徒相誦習講義至今數百年仍其制特所爲學者僅存其名而古者教士

之良法美意與其文具則一無所與蓋教化不興士之不出於學也久矣然且崇其貌嚴其祭祀使有志之士一嘗咨嗟慨慕因以上求乎建學教士之義則所以存千百於什一者猶有其具及其凌厄舉所爲孔子廟視其朽頽荒蕪若唐肆之不足介意士心蕩然無所繫屬而古學校之意將盡漸滅而不復有所存嗚呼是誰之咎也新城學宮圯久而不治邑大冢宰涂公國鼎憂之時方繕城命其子曰他日無廢命邑旣被兵宮益圯東西廡以下盡墟歲春秋俎豆無所布有司埽地以祭於是己亥閏三月公少子斯皇偕其兄子大諒大詠大訥修舉之秋九月工成又十一年己酉寧都魏來授徒得瞻拜堂下邑君子言曰涂氏克世其德功在聖人之廟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然不自有其功吾黨春秋承祀不忘敢請子爲文勒諸石乃再拜言曰自世教旣衰釋老之徒汎濫於天下蓋數千年矣而釋氏爲絕盛大江以南風莫靡於吳浙吾豫章則建昌之新城三里之城梵宮浮圖鱗次斥地幾三分之一蓋福田利益之說入於人心沈浸堅固而不可解學士大夫率借徑孔孟取富貴其後得志不得志則懼罪俸福利皆逃而之釋而井里細民相觀勸成風俗不可禁止求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固難其人新城郊南有赤溪爲宋李觀讀書處少讀觀袁州州學記愛其文明健所以教人臣人子者甚篤邑君子於其文誦之久矣然當時官府倡議經營公吏督成於下踰年告成觀猶重其事爲之記涂氏當世之稱

流以先公命竭一家之力不七月而舉之視袁州爲何如而
邑君子久不忘其功則又因是以求古者建學教士之義是
役也寢廟率舊制益翫甌易柱棟之壞牕戶維新廡門加宏
敞焉木石甃堊丹滌之費白金之兩以十計者凡百有五十
於是相材鳩工早夜勤事不怠則大諒功尤著云

修通濟橋記

國朝 甘 京 南豐人

南豐通濟橋在縣東門外成化庚子縣令李公昱因南門外
濟川橋溪狹水迅屢修屢圯始改建之越四歲癸卯成歲久
漸壞嘉靖庚子新之甲辰災其半丙午重修之閱四歲己酉
成萬歷甲戌水衝破重修之甲申又修之萬歷甲辰三月又
災邑令李公夢祥與太史趙公師聖謀重建之通邑費二千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五十金閱三歲丙午成不數年又災趙太史更獨力修之費
與前等閱數歲己未成當丙午時李公復於南門外舊址處
建橋閱三歲戊申成名之曰文明自是上下兩橋民不病涉
者三十餘年乙酉閩羅總兵至兩橋一日俱燬邑困於兵寇
居民無餘財十數年以浮筏渡水常有溺者順治己亥趙太
史之任子希光倡修建之舉時邑令張公黼鑑勤其事且曰
自我始之不必自我終之未幾果罷去先是建昌太平橋亦
焚於乙酉閩總之亂順治丙申僧廣濟來建昌矢願募建之
初自立關於東關外後沿門長跽量其家之大小得貲如所
求乃起南城耆民羅瑞庭司之無所私己亥橋成辛丑九月
太平橋又災始以橋上架屋爲戒後謀建甕橋郡城孔道萃

一節財力當事者更嚴督其工不三年又告成廣濟方募太
平橋時其弟子大有大方更次願募南豐通濟橋庚子五月
十七日大有自立關於橋頭大方是關外爲護關人踴躍爭
投錢壬寅三月大有得疾四月十五日出關明日死而橋工
已強半成矣或言通濟當如太平建甕橋爲永逸之計趙任
子勇於聽遂拆墩之已砌者改爲甕或又議其誤僅改三甕
而止蓋南豐石脆果不任砌甕云自是工稍廢大方又叅學
遠去丁未返南豐欲更募成橋時物力日艱人皆難之大方
偕大力名圓大者日向人稱說布施功德李心宇者產頗饒
年七十七無子常病聞大方語心動慨然鬻產七白金盡以
助橋趙任子族弟諸生希奭協力勸募心宇以前任事多假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全

手者故工不時竟遂扶衰病親綜核之期月間漸次就理戊
申冬砌墩之工與架木之工竣可通行邑令金公疊新至樂
觀厥成人追思張公黼鑑始之終之之言遂並題其名於梁
按初建通濟橋記橫跨東西八十六丈下列一十五墩水底
貫松木爲基由基而上每墩高二丈八尺濶半之長三丈三
尺今皆如其制自庚子至戊申閱九年而工始畢先後費其
四千有奇李心宇一人所捐近千然橋上不可架屋而木
上必施石乃可久石功久猶未就蓋治亂盛衰所以爲難易
者相去絕遠若此而計其所以成則又倍倍力爲多予每見
郡邑欲繕修學宮及名勝舊蹟經營百出手段交瘁歷歲月
無成緒而仙宮梵宇方欲恢廓則輸金輦粟爭赴之極巨麗

不少乏缺未嘗不嘆人之倒行而逆施也獨橋路之施最爲
利益僧人輒肯泥塗手足擊木號衢巷間佛之徒有勞於王
政者惟此一事可錄也廣濟合泚人姓陳讀儒書崇禎庚辰
張獻忠陷合泚屠其家始爲僧貌修偉少年語飲食募太平
旣成仍於橋前立關辛丑五月初九日忽召諸信向者求自
焚積薪於場墜日跌坐薪上火發由足燒至胸兩手猶合不
少釋項之面色頓黃觀者知爲火灼心矣死未四月而太平
橋火人咸異之大方本南豐宿儒姓李名珙字共玉篤信佛
嘗往黎廣濟於太平橋適一兵人美姿容年二十許曰遇橋
上輒禮大士像共玉曰何不禮活大士耶爲引見廣濟少年
乞身於其弁求剃度弁許之廣濟不受少年踞燃頂及臂與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八下

二小指示其誠廣濟始納之少年本福建世族林氏子讀書
纔至孟子爲兵掠入建昌至是廣濟名之曰圓藏字大有大
有曰沿街拾字紙弁拾布絮濯橋水作衲因過南豐遂願立
關募橋入關之日共玉始祝髮聞於廣濟命名圓智字大方
大方居關左右日則登記所募夜則與大有談論宗乘二人
俱斷鹽大有食殊少又嘗不食者七日久之禁語間作字示
人大有曰刺舌端血令大方寫華嚴經人多勸止之終不爲
止以至於死年二十四僧臘四年立關中者三年福建立德
庵有僧名普資字開生者夢人告以南豐募橋關僧涅槃法
當繼之開生不日冒雨雪問途至南豐見舊關果在印人
百餘日又死圓先字大用亦廣濟弟子曾助募太平橋

功大有開生四出募施極勞苦亦繼大有死初大有立關特
隨有募建上橋者或言重募阻下橋難告成大有示字曰已
後莫提上下二橋能成千橋亦無我何况二橋諸公聽說
上橋者皆當生歡喜心嗚呼是可為天子相臣矣世之號為
儒者功必已立名必已成或猜嫉多端撓他人成事惜大有
僅為僧勤橋功以死也廣濟亦可謂盛於得人其誠足以名
之者矣華嚴經共八十一卷大有刺血寫七十八卷既死大
方大用八入刺血各寫一卷成之今存宜黃黃山寺已西二
月大力又死惟大方獨存年七十攻苦茹淡勞跋涉募賢終
橋事庚戌鄰邑新城涂氏數君子捐百金砌石工始竣李心
宇又倡率募修文明橋學博周公易董其役辛亥心宇年八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十一

十一舉一子是歲上下二橋復並底於成

水雲書院記

國朝 狄宗哲 鹿邑人

名賢之生咸欲誦其語言慕其衣冠志其里居豈徒然哉蓋
下以此為學上以此為教其所關於國家之治體匪淺鮮也
今之為治者小之桁楊大之斤斧二者之為道皆所以畏之
而非所以勸之畏則強民為善而非其中之所樂從勸則令
人觀感油油然生其興起之心是其為道非表厥宅里樹之
風聲不可南豐劉水村先生名壘字起潛德行文章與子固
頡頏久祀學宮而其讀書之廬在學宮之右所謂水雲村者
原有精舍以安先生之靈明正德間流寇再焚豐邑惟靈光
之殿巍然遂假為公署後又為繼流所侵會郡邑從諸士請

謀重建之已得俞允而藩憲特以其事畀余余讀其文攷其里第慨然想見其爲人爲之及汝陽侵地獎掖諸士成其盛舉凡建講堂一所寅祀先生仍舊名曰壽文堂其筆則浮山愚者智所書也前列若干楹題曰紹述麟經明大司寇椒邱何公當年所題也外樹總門顏曰水雲書院剏造一新花竹畢植復舊觀矣於是學憲李公特舉祀典裔裔皇皇矜歌雅化弼曰可竣裔孫凝謁余求記余自惟李官也古今典刑舉陶爲第一而其明刑亦曰以弼五教又曰民協於中則表章前賢以爲諸士嚮往正余責也今叨恩內召行且主兵政矣嘗思武事之隆莫如成周會朝清明之日所首舉行者惟是式閭表墓孜孜是急紀之史冊千載而下今人想見古人兵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刑皆所不得已卽其用刑用兵雖畏之之具仍寓勸之之方余亦用是藉以少銷兵刑之氣端有厚望焉抑余更有說於此畏勸並行在上之職也若夫不威而畏不競而勸諸士得毋有進於此者乎爾鄉會文定尸祝海內如星斗河漢然子固生於盛時復得歐蘓爲師友其角立傑出宜也水村身爲布衣遭際亂離而能自標品格尤人所難漢帝問徐穉袁閔常著孰爲先後陳蕃對曰閔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賤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余於水村亦云水村旣以無畏勸而爲善爲諸士典型今諸士於芳躅幾湮之餘一旦興廢舉墜亦能以無競而勸者爲庶民倡所謂不臧厥臧民

同攸勸者非耶是可嘉也弁鏡於石爲來者勸

新修建昌府學記

國朝梁份南豐

江右十三郡時江之人文特盛雖隆替代殊其大槩則然已郡有廟有學宮創自宋慶歷間一時文章節義士後先繼美有聲當世李泰伯曾子固輩班班著者也

國家養士七十餘年才俊迭興遠軼他郡故有藩封府大阜突起亢爽而寬衍臨盱水負鳳凰山左右麻姑從姑相拱揖遠山羅列如干官環侍形勢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

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爾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廡仕局摩而踵接大比則計偕且百人考郡邑志皆昔所未有嗚呼盛矣夫郡猶是郡學猶是學而文明大盛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八

顧至此其亦地靈之祥鍾於學宮乃至是人未有生而能盡其性者黨庠序此二帝三王萃子弟於學也教之陳禮樂歌雅頌於釋菜奠幣之時教之揖遜恭謹於飲射讀法養老治兵之際朝紘夕誦以養其心敬業樂群以廣其益凡所以開導甄陶者無不周而於道德性命齊治均平之理無不治此人才所由盛世道所由隆風俗所由厚無一非上所教化培養既深且久之明效也自秦焚棄詩書漢武始立郡國學宋則於州若縣皆建學其造士尊聖學之至意固垂之千百世而無窮極已聞之趙汝愚曰榮辱升沉不由學校士子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嗟乎仕途龐雜學校之弊宋亦至於此乎天地生物而不

能強物之不能生聖人設教而不能強人之不好學猶之一
父之子有賢有不肖其賢者自賢肖者自肖子也非父爲之
也得歡心於逮事之日垂裕於在天之靈者子也非父爲之
也而父之生成固樂其賢且肖者好惡之公也聖人之垂教
亦猶是也吾郡學宮歷年久傾圮蕪穢甚壬辰冬海寧陳公
來守吾郡以風化爲己任視廟貌觀勝勢愀然久之捐已俸
持理而新焉自殿而東廡西廡而櫺星門而大成門以次而
齋宮庖溷巍然煥然旣堅旣固有加於舊自甲午某月庀材
鳩工以某月日落成凡木竹磚瓦丹漆灰油厓石諸糞合若
千金某學某董其事寸椽片瓦銖黍之費皆公所給值不伙
助於長吏士民不病於工役不恡費之多而功存於學校爲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金

大且久吾郡士民惟樂觀其成而歌咏其福吾郡且方興而
未艾也公家世貴盛科第蠶起以大宗伯貴公子成丙戌名
進士起家太守吾郡伯自魏公諱勳以來以科甲爲邦伯惟
飲射江水訟獄無竿牘童子試諸生進取公且明爲數十年
間絕無而僅有惟公一人而已矣學宮成猥以份能不諛命
記之不敢辭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後之觀斯記者其有
所感焉者乎

大竺峰記後

國朝魏奇瀘溪人

山國傳山凡山不必俱傳鍾一澤焉茂弗傳矣澤國傳澤凡
澤不必俱傳鍾一山焉茂弗傳矣異以其所獨也抑不盡然
有以事傳以人傳以文傳吳山未必甲杭自繪圖立焉而吳

山以事傳峴山未必魁襄自立碑墮淚而峴山以人傳此子
耳食於遠者也近而洪都閣滕王又近而羊城臺擬峴制雖
巨麗哉予謂登臨之下不如對明牕靜几誦王曾落霞孤鶩
微風遠響增人意想無窮也一臺一閣傳之盛也以文嗟夫
嗟夫匡廬之勝傳天下天下以詩文傳匡廬者曷可數計及
考志厯宕者謂龍湫瀑布晴雷驟雨輕煙濛霧遠過匡廬然
此傳而彼不傳何也五嶽並鎮諸州尋紀錄者五臺僅遺山
一詩史炤一引遠不及恒霍諸峰又何也得非龍湫以僻累
五臺以遠累哉匪然皆山北最出雲東最逍遙西最大竺從
來數登臨者高而星辰可摘曠而雲物多幻俯視則線大長
江隙濶平野螺列羣嶽是皆事於借勝也至本體之奇或亦
建昌府志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全

僅耳乃茲三山獨擅其神與人或窮之穴險穿幽有彌月不
足者使當要區或以事或以人或以文必有傳焉顧以僻遠
屏於樵牧鮮騷客韻士過而問焉毋亦山之有遇有不遇而
遶逢其阨歟史遷曰巖穴之士非附青雲烏能聲施後世意
如此矣

重建黃孝子祠堂記

國朝本省 郎廷極 奉天 人

南城黃孝子者名覺經宋末元初人也五齡失母十三歲誓
志求覓遍遊江湖間於時天下戰爭道多梗塞凡艱險危苦
之境靡不以身殉之歷三十八年竟得遇母奉以還鄉又侍
養十餘年母既歿孝子營塋畢旋卽考終焉嗚呼此其孝行
為難能矣余於乙酉之夏秉節西江知孝子舊有祠宇於

火而所存祭田亦幾不可問特於後嗣者追償租息重搆新
祠建之署守郭維莞及南城合范長發以爲是舉也不惟安
侑孝子之靈所以感人心而勵風俗者實在乎是特請爲文
以紀之余嘗觀史傳所載行孝之人多矣其不幸而爲尋親
之舉且人願天從原屬僅見惟北宋時有朱壽昌郎中者少
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乃於蜀中得之東坡素
識壽昌作長句誌賀至今傳誦人口孝子事正與相類豈其
聞風而起者歟要之生秉至性固無容效法爲也噫宋元嬗
代之際西江人氏獨以忠節著稱文謝而外未可縷指數也
孰意山村草澤間尙有孝子其人乎生長茲土者其亦可奮
然興矣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三橋落成記

國朝 梅之珩 南城人

自夏小正有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令而後之爲政者遂奉
爲成法然皆於每歲農隙時爲之亦工省易集耳近古多用
石砌延袤如許則工程浩大非每歲所能爲矣建郡統五邑
南城爲負郭其一水自廣昌南豐下繞郡城其一水自新城
下繞山麓皆會於武岡山歇洋渡皆以舟涉洪波濶險多覆
溺患前明巡道吳石袍先生始創爲石橋二十四纍延石九
層歷十四年至我

朝順治丁亥始畢工名曰萬年橋至今近百年而中墩圯壞
兩甕並塌春夏舟渡又時有覆溺之憂余宦遊垂四十載方
退老歸田目擊心傷愧莫能爲之所今

上二年春山右李公來守是邦經其處卽惻然動念甫下車與
余相見卽以此爲言余乃與諸紳士造公而請焉公喜下教
五邑又徵首事二十四人貲若何集石若何固匠若何良余
以衰年佐公督其事俱竭心瘁力無敢怠公且晚必親臨其
地籌畫之費有經而不靡工有程而不迫經始於閏四月念
二日至十有二月旣望而橋成於是與城之文武大夫及諸
紳士會而落之一時童叟顛蒙環而觀者皆歡聲雷動以爲
非所敢望也旣而私語曰城之東上有太平橋中間石縫迸
裂能保其久不壞乎河之東尙有大德橋木梁朽蠹惴惴慄
慄安得我公並爲新之乎公聞之瞿然曰是我之責也其明
年乃復移工而經營焉迸裂者補之朽蠹者撤而創造之三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月而太平橋之壞者砥十一月而大德橋之木而朽者且石
而甕之矣於是又與城之文武大夫及諸紳士會而落之其
歡聲雷動如前也其切切私語者遂皆咨嗟嘆服不置也先
是萬年立墩時水湧沙淤愈浚愈難衆懼不可立公曰無傷
命工窮力極底久之乃立及修太平則策其要曰是橋之壞
不壞於橋而壞於護大士閣之石堆攔水激射勢中於橋乃
命去堆作堤而橋以安大德雖革故鼎新然以視二橋直氣
吞之矣公爲人清心寡慾儉於自奉而勤於爲民兩年之間
三橋屹立自古太守之爲德於野未有若是之成功速而食
惠不朽也其他如建書院修城樓新祠廟劄試士舍一時煥
然改觀皆爲吾郡士民所數十年未見者而公且謙遜不有

其功余以致政家居得從諸父老後欣喜嘉嘆因以揚公之績且以告後之當事者嗣而葺之母隳此成勞也公諱朝柱號東厓山西平陽府臨汾縣人

重修建昌府南城縣兩學記

國朝本郡太守徐天麒秀水人

學校興廢關人才盛衰而文治因之爲隆替其制唐虞以前不可攷惟上庠下庠東序西序右學東膠之設虞夏殷各不相沿周人修而兼用以故作人之化徵爲壽考猗歟盛哉漢興而後凡崇儒重道稽古右文之朝亦莫不增廣學舍崇禮先聖則夫釋奠釋菜非新丹堊廣山壘犧罇習舞合聲曷以稱茲典禮永光大化與我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忠孝仁賢之祠其所以磨鈍礪世者罔不具備蓋自有天地以來故七之茂人才之興未有逾於今日而西江素爲節義名都建郡尤理學人文藪澤如李泰伯曾子固鄧潤甫王无咎諸賢旣奮起於前名臣碩輔遂後先踵美於代果盡川嶽鍾毓之隆歟抑學校之設涵濡而薰蒸者盛也歲甲寅余自天曹出守建郡甫下車卽欣然景企其鄉先生遺澤而邦人之佩服先民規言而矩行者亦復不少於是鴻儒秀彥不獨羽儀於朝卽父詔其子兄勉其弟順上德以篤忠孝之人亦何弗化成於野然而郡邑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戟門堂廡齋房庖福米廩與夫豆籩樽俎笙磬祝敵凡所以繫屬人心率士得習儀以亟者皆於是乎在顧自入廟祗事以求瞻其

榑栢極簷察其柱礎瓴甃悉傾圮敝敗不堪仰矚而宮懸
管以天簫篴拈鋤之屬尤缺焉其弗備是豈可以肅觀
禮容耶溯縣學之建肇自有宋慶歷至紹興中復建
後或圯或新或毀或葺或遷或改然非廢於兵燹即震以雷
火今則文運隆隆日淳於古而廟與學顧敝陋不足以崇
禮又奚以仰承雅化副

盛

朝長育人才至意乎今茲怒焉大懼無以祇肅士心因
俸爲多士先而郡邑紳士觸目興感踴躍贊襄雍正乙卯經
始迄乾隆丁巳工竣俎豆維新佾舞咸備且以其餘移修縣
學費不再費而宮墻相望輝映乎其間矣是舉也有倡首之
人有分助之士有督工力課章程之輩落成之日凡勤於事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平下

者大小例得悉書夫導揚盛典者士大夫之責也相飲爲理
者亦都人士之意也余不敏願紀石以慶是舉之成

平西壩河堤記

國朝廣

昌令黃允肅

福寧南安

國家金城湯池鞏社稷於苞桑奠生民於安堵所係至鉅矣
方今

聖

天子嘉惠元元遍溥海之廣有利必興無弊勿剔而直省大
僚兢兢然率所屬奉行勿怠凡皆仰體德意其所以爲社稷
生民計至周以盡也余自辛亥承乏茲土一薤一盂夙夜永
兢自凜惟惓惓於斯民休戚是念歲甲寅奉督院檄下各州
縣因地以求水泉之利余相度機宜以廣邑舊有平西壩
貯窖二水合流之處當其衝以殺其勢載之邑乘甚悉

予迄今幾二百餘年壩既傾圮水勢遂狂怒橫吼每春夏驟漲直自西門衝突入城內外居民苦之且河堤既塌城垣口崩積余心實憫且懼爰具文上請復建堤壩固城垣以奠民在上憲既可其請迺捐薄俸聚邑紳士耆碩商之衆皆躍然以起貢生魏士禮首捐金伍百爲之倡而好義樂輸者踵相繼由是鳩工伐石董其役者朝夕勤勞歷寒暑弗倦其慎築出入精密無毫分爽取土於學溪以資河畔之用疏淤通流甃石成路挿柳鞏基壩視舊增一堤綿亘若虹費省功多未期月而告竣以其羨建祠堤側安龍神備水旱祈禱新龍珠之亭復平西臺舊規繪圖申報皆有賜文以勒諸石以垂永久甚盛典也余惟保障民生固居官者分內事彼夫田漑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南陽陂稱召父功宏西蜀石刻犀牛嘖嘖在人齒頰間余菲材愧不逮古人遠甚顧數年攄誠竭悃而士民亦安余之拙卽此一歲中修學宮砌堤壩建祠殿築亭臺需財需力小大從公不名而來不徵而會功成於不日而利溥於無窮此固聖朝德教涵濡各憲風聲所漸被亦此都人士樂善好義真足當太史之陳而事事不愧古人風也是爲記

重修建昌試院記

國朝本省
趙大鯨
學院
仁和

國家登崇俊良自鄉舉里選始省有貢士院各郡亦並立試士院士必獲售於歲科試而後得與省試以貢於天子故郡有試院人材所從出也制宜與棘闈等建昌試院在府北門雍正五年嘗爲修葺計規模未擴郡人士惜之旣而錦湖淤

予初到邦創書院振興文治數年將謀所以新試院者適奉
移去乾隆五年夏予來歲試見就試者苦湫隘甚重簷複
屋莫辨早暮坐以人滿爲憂至不可加肘念辛勤力學冀一
得當於主文祇此盈尺地顧不稍寬假之使畢所長乎諸生
聞之以狀來請曰此郡人士之願也予因捐俸錢爲倡具指
畫以投闕令費約五百金事可濟太守楊君至引爲已任設
簿分給各縣皆爭輸恐後費集踰所覈者三倍爰始爰謀唯
聽事堂仍舊自堂以前爲東西舍紀號千八百有奇堂以後
爲退食之軒者二亭一耳房十有餘自六年正月鳩工至四
月告竣適余以錄科復至舊制改觀士氣倍奮文采炳耀與
俞奐媲美蓋自幸得觀其成也予惟各郡試院之設學使奉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三

命二年按臨不過閱兩月耳去來如轉合事不甚措意而守土
者循故常懼言興作不復善爲之也又或者專事塗墍緣飾
耳目前甚無取焉今太守獨能任事闕令暨紳士之有行
能者益相助爲理門不設吏胥之席役不煩馨鼓之名寸墁
尺木皆通會計梓人巧人縮手無所乾沒非綱維之力詎能
是哉雖然慮事不可不豫試院憑陵高阜風雨所集予恐朽
蠹之易也嗣而葺之毋廢成勞尤所望於官是土者我

皇

上文教畢敷建郡夙稱材藪發靈蘊奇必有如盱江南豐其
人者他日由鄉里而升之

朝理學文章蔚然華國試院固始基之也尙不忘所自也夫
爰隴石爲之記

之生人也勢不能無貧富錫通之不齊而祖宗之於子孫也未嘗不一視之見其不齊有類連困苦至於無告者當必有愀然隱痛於心而無如何者也范文正公爲義田以補天地之窮其功千古爲烈先大夫嘗有志而未能遂小子亦竊慕焉半生薄宦卒未逮也安徽巡撫任內曾有一公書致於族衆彼時祠產已有一千二百石以爲生息二十年貲儲益厚便可做而行之雖不能遍及於衆支下子孫之困窮者亦可少濟乃今又垂十數年祠產僅充至一千八百餘石然統而計之除祭祀完糧俵丁贍運舉賀諸用外尙有畱餘今乘族衆修譜之便公議將祠田撥二百石以爲義田又括各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佃拖欠租穀及支孫欠項一併立限催完統歸義倉選擇老成練達三人以爲經管斗級四人以主出入其倉議於新修土圍內西偏建倉樓五間週圍牆及底蓋俱用堅實木板中編以竹片間隔每倉可貯穀千餘石樓下房屋以爲經管駐札公所又以旁屋二間爲看倉之斗級居住其餘人等概令搬移不得占踞致有疎虞惟是租少穀有不充若遇凶年遽以週濟固屬不敷卽照社倉借給取息但恐窮不能還者多反致有傷穀本後將不繼止應做照常平倉例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開倉平糶如時價每石六百文減價五十文卽時價騰至六百文以上亦統以五百五十文爲率若價止五百文上下窮丁猶易爲力不必議減止推陳出新卽以

補新穀登湯之時自無不敷如稍有留餘仍即買穀存貯每
年開倉之時預先十日各支秉公開造真正乏食窮丁載明
戶口數目交經管查核每十日量糴一次食完再糴米舖及
有食之家不得恃強混糴如有不遵經管告明祠衆公同呈
官究處其有真正鰥寡孤獨無告窮民每年照賑例大口每
日米五合小口米三合給賑三個月死無棺殮者并量給之
此爲祖宗綿累葉無窮之惠澤子孫沾百世莫大之恩膏在
事者各宜洗滌肺腸盡心竭力共襄盛舉垂之悠久又聖賢
舉念不離富教帝王建極統屬生成教與養所當並重也土
圍內東偏設義學以爲文課之所試族衆之秀者肄業其中
敦請名師以司衡鑒義田之外另撥田二百石每年儘所收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古下

租穀糶價以半供師長膏火半供諸生文課飯食之費磨礪
精深學業自日新月盛根枝盛茂事功亦霞蔚雲蒸上報
國恩下承祖澤是在爲子孫者於萬斯年繼繼繩繩於不朽
也是爲記

瀘水紀畧

國朝 曾鳳儀 瀘溪人

瀘爲山鄉每遇崇峻之處必兩溪分流稍高者溪小流近最
高而橫絕者溪大流遠上鄉之山茂林石斛嶺綿亘數里一
溪自藻坪歷陳坊葛家橋而合於三江一溪自烏石踰百田
而匯諸小水至桐埠達於盱之威風渡下鄉之山莫高出於
雲峰一溪自石塘而下爲寒西港出金谿黃通一溪自道塘
下蒟蘆關歷嵩溪合佛嶺之左水過龍蔭至歐家橋會石峽

此之水及諸小水達於金谿之破江兩岨率皆歆巖峭壁
溪中巨石峻嶒湍流轟激其自高瀉下涯際懸數十丈下則
瀨洞沉冥履其境者體爲之栗引流灌溉而外勿利也惟瀘
水爲縣城之會源發於閩之鐵牛關下老鴉坑歷黃石花山
界西北入瀘境至石陂會株槎規頭之水遶縣城西北門西
南合小溪水抵三江會佛嶺之右水過高阜匯諸小水出貴
溪之汝口砦此水之在瀘境者無孤懸絕險之阻第坎窞多
坻石舟楫不能入而汝口砦纍石橫溪進士傅彤嘗糾集予
族紳士募工開濬灌油蕪火以碎其石鑿隘摧鋒以通其塞
小艇已達高阜會難作而弛其工後莫有繼者事遂以寢其
迴繞縣城者當北門之襟喉爲下鄉孔道溪至此漸大廣可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十餘丈濤瀾澄碧水亦漸瀦聚又源出山中春夏之交暴雨
驟漲堤岨莫辨先朝諸邑侯議爲橋以濟以變亂迭乘未就
最後建石阜而架木梁其上名接龍橋石玉完先生題以飛
虹控鶴而記之後人樂於守成因循不振積久基壞相次傾
圮乃爲木柱於上流編紉透迤水際往往巨浪一至漂沒無
餘入城者道路隔絕亦歷有年所矣歲甲子邑紳鄧觀倡爲
建橋之議僧人定修領其事里民林仲彩饒山僧無學首捐
數百金縣紳士富室及村農婦女各隨其貲之多寡踴躍競
勸於丁卯創始事經三年縣歷三官當供費莫支諸首事挪
移展布極力經營跨水之工俱已粗理止近岨一堤砌石將
完擬於逾月訖功矣猝然大雨山崩地裂橫浸滔天浮於本

夫而數千金之功力盡付之陽侯虐浪中矣時已巳四月初
二日也都邑之建有利必興與八溪一橋歷百六十年而終莫
底於成事關於瀘之大者復多齟齬而休祥未迓豈瀘之氣
運尙有待耶謹述之以備瀘水之紀載云

貯江書院膏火記

國朝本郡太守 姚文光 臨湘人

國家萃億萬士分隸學官歲省月試以勞來之而又令守土
吏得別新書院以廣厲人才士之秀異者群聚其間有書史
以淪其心志師友以輔其仁廩食居處以安其身而無外選
由是近文章勵廉隅爭自濯磨以待登選其所爲誘教羽翼
者廣且渥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又曰古之人無鞞譽
髦斯士郡守吏承宣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六

天子德意於學校興修振率鼓舞事其可不圖久大之規與建
昌於江右爲望郡自宋分建以來魁儒碩彥相繼代興若李
泰伯曾文定何椒邱鄧潛谷謝秋水諸君子道義文章垂之
史冊爲邦家光非特郡邑之望而已貯江書院卽宋儒李泰
伯教授之所舊在府治北元景定三年知軍錢應孫置田若
千畝尋毀沒明正德七年學使李公夢陽改建於城西爲堂
四曰正經上達志伊學顏旁列號舍數十間籍淫祠產以資
公費萬歷間太守韓轍同知何恩增立學舍提學僉事田公
汝耕記後亦燬

國朝雍正七年督學傅公王雲改于公講堂爲今書院而生
徒廩餼未有專設歲藉太平橋贍田餘粟以充書館中諸費

十才二三耳乾隆十七年冬余自贛州調守茲土延訪利病知書院之亟宜振興廼與郡士畫措未就而新城陳進士道使其子守詒以白金二千來輸請給近城典家權子母歲取其贏爲膏火貲且言故事凡學官義倉賑荒諸役士民輸千金以上者並得請旌守詒茲舉不敢援例希恩特以義所當爲佐公勸學之意余曰是成憲也其可抑之旣請於大府將

上聞矣而陳子辭謝益力嗚呼是所謂喻義者耶烏可不成其美學之弊也士人弋取虛聲視學宮爲釣名之地詩書爲干澤之資馳騁浮競以希榮寵其於古君子不求聞達之誼遠矣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陸象山講義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七

利於鹿洞皆學者辨志始事非是無以爲基郡人士承先哲遺風其知此矣余喜陳子能襄是役而無近名之心因書其事而申其義爲多士勸乾隆甲戌仲秋月

瀘溪四境地輿險要圖記

魏文潢

國家畫疆而理省郡之外復有縣界固欲肅清四境亦欲洞悉民情使各有專責也盱之爲郡隸縣有五瀘屬郡之東北隅邑於群山中由縣到郡百四十里貴溪繞其東北光澤界其東南西接南新西北連金谿四面層巒疊嶂嶺高水駛陸不任車水不任舟者也縣治建於瀘水上岡嶺合若大環北則嵌溪而門隔岍平步臨流而立南則五鳳臺尖出門不數十武卽接山麓西寬僅里許魚山當下流之衝形家所謂水

口也東稍平衍逍遙峰踞於上游橫亘若長城大覺巖側立其間西北隅妙高峰聳峙東北隅筆架山補闕大約東北橫而長西南縱而縮此瀘之山形然也瀘水一而源有二一出光澤鐵牛關下老鴉坑北流至黃石花山界差大又西北流入瀘境數里至石陂一發源於大覺巖北流至株茶規頭而差大復西北流入石陂與老鴉水合此皆瀘境也自是西奔縣治經北門所謂嵌溪而門者此水也直下西隅西南小溪之水入焉又折而西北流經妙高魚山之罅會三江下高舉出三洪砦此瀘水之始末也出西門三十里至石斛嶺又至十里至桐埠爲上鄉走郡之孔道出北門由神嶺妙高麓至十里至河洋舖踰溪南佛塔二嶺至嵩溪嵩溪左旋達丁字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九

舖踰葛嶺至白玕白玕分屬瀘南兩縣爲下鄉走郡之孔道嵩溪右旋走礮石龍陰高田至貓兒嶺則金瀘之分界然皆周行也唯自東門三十里至大覺巖巖後有小徑可通光澤國初反側未靖張自盛嘯聚於此出入爲瀘害轉而東北隅爲斗拗嶺乃貴溪之小道捷出於瀘者又東至花山界去縣十五里連閩之光澤昔江機楊豹寇瀘出沒往往由此二途自北門抵高阜下貴溪之堯橋至江湖山居民頗雜先代嘗設鎮焉夫王公設險以守國非獨國也瀘與貴溪光澤爲鄰光貴之山較瀘尤爲深阻奸宄易滋稍有風鶴嘯山棲谷搖惑煽動瀘民苦之故曰欲肅清四境者此也上鄉之水石斛嶺而東俱入三江嶺西則匯諸小水至桐埠始去險就

通竹筏上鄉之水次在焉凡上鄉及關隅納漕者近則十里
二十里遠則四十里又遠則八十里囊負陟巔肩高於頂米
不數斗必越宿始至水道由察坑而下溪澗磯石怒牙百張
篙師稍失利米卽什溪否亦爲水溼受累不少歷六七十里
至盱之威風渡易舟里民每值秋糧時未有不攢眉淚眼仰
首籲天者下鄉之水次亦載以竹筏由大港樅木經金邑黃獅渡
東馳上出雲峰左水由葫蘆關達嵩溪會佛嶺西水至龍陰
則爲下鄉之水次亦載以竹筏由大港樅木經金邑黃獅渡
破江鳴山而僦舟嗟歎難阻往返艱辛其遠鄉負累之苦與
上鄉等故曰欲洞悉民情者此也古稱山林藪澤民食其利
瀘非水鄉而山林之利無幾爲述其巖壑險隘以備當事者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允

之採錄

南豐縣修學記

國朝本 孟 焘 漢軍 府知府

國家文教誕敷百年淪浹

今天子躬聖神之德稽古典學溥海內外從欲嚮風所在官司
於教育賢才修廟勸學諸務罔不釐然脩飭仰承

德意乾隆丙子冬余奉

簡命來守建昌是邦固文獻地士皆蒸蒸向學余亦時振興而
鼓舞之仍飭所屬加意庠序凡有廢墜率先修舉戊寅秋重
修府志博徵故實南豐教諭魏君正耀爰以修學藏事請余
言爲記是豈徒書歲月紀工作之謂哉將欲得其所以勵學
者與多士言也雖然余何言昔者建昌多立言之士矣南豐

先生作吉州宜黃二學記述古者設學之意聖人教學之方與學者所以爲學之道原原本本深切著明而野江先生袁州學記識者謂與之競爽多士服膺鄉先哲訓言行遠登高於希聖希賢之階良多伙助余又何言唯然余居此已二年與士民相習觀其行事得其性情復以修志之役攷舊冊所載山川人物風土有觸於中又不能已於言也大易言道陽進則爲君子陰進則爲小人陰陽消長之介聖人每扶剛而抑柔故夫子於中行之外思得狂狷蓋狂之進取固爲高明狷之有所不爲亦得天地剛正之氣故能卓然不撓皆可與之任道剛之時義大矣考亭朱子有言建昌爲郡山高水清其人氣剛而才武其士多以經術議論文章致大名其以詞

藝致身取高科登顯仕者不乏於世夫氣以輔志剛則可與有爲才以達情武則勇於從善甚矣朱子之言於易與夫子之言合也且夫有是剛且武者而優而游之漸漬而涵育之使之日變月化以底於中和之域則剛柔相濟文武兼資以之任道視柔靡文弱者致功爲易此其所以善也不然朱子以中正之道聖賢之業待天下而豈徒以剛且武者美建之人士以致大名登顯仕爲建人士期哉夫沉潛醞釀者學士之功激勵裁成者地方吏之責茲故於魏君之請舉其概而言之爲豐人士喜爲豐人士望而亦非崑爲豐人士言也夫士沐浴古訓深思而有得焉則披文相質有大統而無小疵行見出爲碩輔處爲醇儒崇其望以爲四民倡所以助

聖朝興學之意者不外是矣至於豐學之修魏君與令茲土者
倡之衆紳士襄之令備書其名而勒之石特乾隆二十三年
秋九月

溫泉記

傳旨言

瀘溪人

昔司馬子長登泰山抵龍門歷會稽探禹穴遍遊名山大川
而文章日進非文章之發越於山水也以山水之奇足以開
拓人心思增益人智慧如吾瀘之溫泉其最著也先人有言
曰五行之性有常亦有變金性堅也而有流金火性熱也而
有寒焰木性浮也而有沉木水性載也而有弱水泉性寒也
而有溫泉其常者目所經見變者人或未之遇子朱子註沂
水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理或然也吾瀘溫泉發源於蒼崖湧

建昌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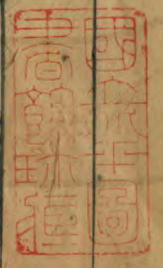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五

出於石穴輕空嶺居其上牛耳泉居其旁右則竹樹參差交
柯蔽日前則松濤迭奏響振林間混混不竭其流巨也大旱
不涸其源深也瑩徹澄清脉絡清也香如蘭澤其如醇醪氣
味佳也汲可煮茗活可養魚神而異也或曰惜也此泉出於
僻壤有美而弗彰使置之通都大邑柳子厚所謂山若增而
高水若闢而深不且與巫峽虎跑爭奇勝乎予曰不然蘭生
幽谷不以無人不芳泉溫絕壑不以無人或寒猶乎巖居穴
處之士苟能淵修進德出可以定邦家處亦可以希聖哲安
在不跨越古今聲稱宇宙哉况此水潄派於澗溪之中天光
雲影任其徘徊日華月英憑其吞吐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於
此而澡心浴德擬之湯盤可也於此而春風吟咏擬之魯沂

可也進乎此者觀瀾而知其有本盈科而審其漸進在川而
感逝者之如斯則又與滄泓深碧者同其淵映而相與爲證
合也若姑蘇有香溪大啟館娃之麗驪山有秀水引爲阿房
之竒或使昂古者增慨司馬子長而在吾知其必取此而不
取彼也雖然子長往矣當今之世豈無子長其人乎君其問
諸水濱



建昌府志

卷五十九

藝文紀四

頁